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宋史全文卷五

詳校官編修 臣 潘廷筠

侍讀 臣 孫球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 臣 倉聖脉

校對官助教 臣 張曾效

謄錄監生 臣 張鴻仁

欽定四庫全書

宋史全文卷四

宋太宗二

庚寅淳化元年春正月戊寅朔御乾元殿受冊尊號曲
赦京城繫囚改元 趙普以病免朝謁疾篤三上表致
政上不得已以普為西京留守兼中書令 二月國家
因唐制建昭文史館集賢院於禁中昭文集賢置大學
士直學士史館置監修國史修撰直館昭文亦置直館

集賢又有修撰校理之職名數雖異而職務略同 賜
諸路印本九經令長史與衆官共閱之 登州二縣饑
詔賑之 三月詔尚書省四品兩省五品以上每二人
共舉常參官一人充轉運使負外郎以上二人於京朝
官內舉一人充知州通判 自趙普罷呂蒙正以寬簡
居相位辛仲甫從容其間政事多決於王沔沔聰察敏
辯善敷奏有適時材用然性苛刻不以至誠待人羣官
謁見必甘言以啗之皆喜過望既而進退非允人胥怨

矣 夏四月夏州敗李繼遷 五月令刑部置詳覆官
六員專閱天下所上案牘勿復遣鞠獄置御史臺推勘
官二十人並以京朝官充若諸州有大獄則乘傳就鞠
辭日上親諭曰無滋蔓無留滯咸賜以裝錢還必召見
問以所推事狀著為彙制凡滿三歲考其殿最而黜陟
之 國初錢文曰宋元通寶又改鑄淳化元寶錢上親
書其文作真草行三體自後每改元必更鑄以年號元
寶為文 六月丙午罷中元下元張燈 八月令左藏

庫籍所掌金銀器皿之屬悉毀之有司言中有制作精巧者欲留以備進御上曰將焉用此汝以奇巧為貴我以慈儉為寶卒皆毀之 冬十月以錢若水為祕書丞直史館若水初佐同州有富民家小女奴逃亡不知所之女奴父母訟於州命錄事參軍鞠之錄事嘗貸錢於富民不獲乃劾富民父子數人共殺女奴棄尸於水中遂失尸罪皆應死富民不勝拷掠自誣服若水獨疑之留其獄一旦詣知州屏人言曰若水所以留其獄者密

使人訪求女奴今得之矣知州驚曰安在若水因密送女奴于知州乃垂簾引女奴父母問曰汝今見女識之乎對曰安有不識也即從簾中推出示之父母泣曰是也乃引富民父子悉破械縱之其人號泣不肯去曰微使君賜則某滅族矣知州欲為之論奏其功若水固辭曰若水求獄事正人不寬死其論功非本心也且朝廷若以此為若水功當置錄事何地耶知州歎服上亦聞其名會寇準薦若水文學高第召試學士院而命以同

州觀察推官

十二月時羣臣升殿奏事者既可其奏

皆得專達於有司頗容巧妄左正言直史館謝泌請自
今凡政事送中書機事送樞密院財貨送三司覆奏而
後行詔從泌請遂著為定制中外所上書疏亦如之

辛卯淳化二年春正月置內殿宗班等職 二月上修

正殿頗施彩繪左正言直史館謝泌上疏諫曰悉去彩
繪塗以赭堊賜泌金紫而遷之泌謝曰陛下從諫如流
故臣得竭誠如昔唐末有孟昭圖者朝上疏諫暮不知

所在如此安得不亂上動容久之 閏二月辛未朔日
有食之 三月上以歲旱蝗手詔呂蒙正等曰元元何
罪天譴如是蓋朕不德之所致也卿等於文德殿前築
一臺朕將暴露其上三日不雨卿等共焚朕以答天譴
翌日而雨蝗盡死 五月置諸路轉運使 秋七月上
謂三司使李惟清等曰夫貨財所以濟用度或取之不
以其道違朕惠養庶民之意豈能召和氣乎當共務均
節無致厚斂於下 八月置審刑院於禁中以樞密直

學士李昌齡知院事兼置詳議官六員凡獄具上奏者先由審刑院印訖以付大理寺刑部斷覆以聞乃下審刑院詳議申覆裁決訖以付中書當者即下之其未允者宰相復以聞始命論決 九月上嘗謂近臣曰屢有人言儲貳事朕頗讀書見前代治亂豈不在心目蓋諸子冲幼未能成人之性所命僚屬悉擇良善之士至於臺隸輩朕亦自揀選不令姦險巧佞在其左右讀書聽書咸有課程待其成長自有裁制何言事者未諒此心

耶於是度支判官宋沆等五人伏閣上疏請立許王元
僖為皇太子詞意狂率上怒甚將加竄殛而沆又呂蒙
正之妻族蒙正罷為吏部尚書以李昉張齊賢同平
章事 庚子以王化基為御史中丞獻澄清略言五事
其一復尚書省曰國家立制動必法天尚書省上應天
象對臨紫垣六卿擬喉舌之官郎吏應星辰之位夫三
司使額乃近代權制請廢三司止於尚書省設六尚書
分掌其事其二曰謹公舉其三曰懲貪吏其四曰省冗

官以為州郡設監臨事務朝官及使臣等數倍於舊乞
行裁減其五曰擇遠官上嘉納其言以樞密副使張
遜知樞密院事温仲舒寇準同知院事知院之名自此
始十月翰林學士承旨蘇易簡續翰林志二卷以獻
上嘉之賜詩二章紙尾批云詩意美卿居清華之地也
易簡願以所賜詩刻石昭示無窮上復為真草行三體
書書其詩命刻之因徧賜近臣又飛白書玉堂之署四
大字令中書召易簡付之榜於廳額上曰此永為翰林

中美事易簡曰自有翰林未有如今日之榮也 左諫
議大夫韓丕起寒素以沖淡自處不奔競於名官上嘉
重之命丕守本官知制誥為翰林學士 十一月詔自
今內殿起居日復令常參官兩人次對閣門受其章
知制誥范杲數致書宰相求入翰林為學士獻玉堂記
請備其職上惡其躁競終不使居內署出知濠州以知
制誥畢士安為翰林學士初執政欲用右諫議大夫張
洎因對言洎文學久次不在士安下上曰極知洎文學

資任不下士安第德行不及耳執政乃退

呂中曰翰苑之官一文章之士為之足矣然范杲以躁競不與張洎以乏德行不與郭贄以乏時望不與蓋翰苑乃儲才之地豈可輕授哉異時楊億不草冊后之制劉均不草相謂之制則我朝涵養培植之功亦多矣

上以入閣舊圖承五代草創禮容不備於是命史館修撰楊徽之等討論故事乃別為新圖十二月朔遂行其禮於文德殿 蘇易簡於本院會韓丕畢士安李至楊徽之梁周翰柴成務呂佐之錢若水王旦潘謹修王著

呂文仲等觀御飛白書玉堂之署四字并三體書詩石
上聞之賜上尊酒太官設盛饌至等各賦詩以記其事
宰相李昉張齊賢參知政事賈黃中李沆亦賦詩以貽
易簡易簡悉以奏御上謂宰相曰蘇易簡以卿等詩什
來上斯足以見儒墨之盛學士之貴也 女真言契丹
絕其朝貢之路請擊之詔不許其後遂歸契丹

呂中曰夷狄之自相攻乃中國之利而中國使夷狄
攻夷狄則夷狄得以要功於中國矣以女真之請伐
契丹太宗猶不之許宣和乃航海通女
真以伐契丹是何不度德不量力耶

壬辰淳化三年春正月令常參官各舉京官一人充升朝官令宰相以下至御史中丞各舉朝官一人為轉運使又詔所舉京官除三司三館職事官已升擢者不在薦論其有懷才外任未為朝廷所知者方得奏舉 詔諸道轉運使自今釐草庶務平反獄訟漕運金穀成績居最及有建置之事果利於民者所在州府軍監每歲終件析以聞非殊異者不得條奏 二月乙丑朔日有食之 鹽鐵使魏羽言諸州茶鹽主吏多負官課請行

決罰上曰當案問其實若水旱災沴致官課虧失者非
可加刑也帝王者為天下主財爾卿等司計當以公正
為心無事割削勿令害民而傷和氣焉 三月上御崇
政殿覆試合格進士先是胡旦蘇易簡王世則梁顥陳
堯叟皆以所試先成擢上第由是士爭習浮華尚敏速
或一刻數詩或一日十賦將作監丞莆田陳靖上疏請
糊名考校以革其弊上嘉納之於是召三省兩館文學
之士始令糊名考校第其優劣以分等級內出卮言曰

出賦題試者駭異不能措詞相率扣殿檻上請會稽錢
易時年十七日未中所試三題皆就言者指其輕俊特
黜之得汝陽孫何以下凡三百二人並賜及第五十一
人同出身上諭之曰爾等各負志業中我廷選効官之
外更勵精文翰勿墜前功也辛丑又覆試諸科擢七百
八十四人並賜及第百八十人出身就宴錫御製詩三
首箴一首上謂宰相曰天下至廣藉羣材共治之今歲
登第者及千餘人皆朕所選擢此等但能自檢情美替

而歸則馴致亨衢未易測也時詔刻禮記儒行篇賜近
臣及京官受任於外者并以賜何等令為座右之誠初
內殿策士例賜御詩以寵之至陳堯叟始易以箴用敦
勉勵暨孫何則詩箴並賜時論榮之上復命醫官集
太平聖惠方一百卷以印本頒天下夏五月上以久
愆時雨憂形於色謂宰相曰亢陽滋甚朕懇禱精至並
走羣望而未獲嘉應者豈非四方刑獄有寃濫郡縣吏
不稱職朝廷政治有所闕乎因遣常參官十七人分詣

諸路按決刑獄已酉雨宰臣相率稱賀上曰朕孜孜求
理視民如傷內省於心無所負矣而久愆時雨蓋陰陽
之數也朕所憂者在獄吏舞文巧詆計臣聚斂培克牧
守不能宣布詔條卿士莫肯修舉職業爾李昉張齊賢
及賈黃中李沆慙懼拜伏退上表待罪上曰中書庶務
卿等尤宜盡心也昉等復上表稱謝焉 六月有蝗自
東北來蔽天經西南而去上謂宰相曰朕素不識此蟲
羣飛而過其勢甚盛必能害及田稼朕憂心如擣亟遣

人馳詣所集處視之卿等何策可去悉對曰蟲螟因旱
乃生頻雨則不能飛為灾與否亦係歲時聖心焦勞憂
念黎庶固當感通天地臣等職在調燮伏增慙懼是夕
大雨蝗盡殪 時京畿大穰物價至賤辛卯遣使臣於
京城四門增價以糴令有司虛近倉以貯之命曰常平
以常參官領之俟歲饑則減價糴與貧民遂為定制

呂中曰常平者欲其常常而使平也然領以常參官
則其終不免有州縣移用之弊至于景德始以司農
領之稍重其權矣然出入之時由縣而州由州而提
刑由提刑而司農文移回報動涉累月不免有失時

之憂此所以啟王安石置提舉之官也
豈知提舉官置而青苗行倉法壞矣

秋七月朔置三司都勾院命右諫議大夫張昺判之

乙巳太師贈尚書令真定忠獻王趙普卒上聞謂近臣

曰普事先帝與朕最為故舊能斷大事向與朕嘗有不

足衆人所知朕君臨以來每待以殊禮普亦傾竭自効

盡忠國家社稷臣也

呂中曰趙中令欲決大事則讀論語一書至終日李
文靖亦嘗為宰相如節用愛人使民以時兩句終身
行之聖人之言其有益於人也如此一論語也張禹
以之而悞成帝何晏以之而禍西晉書惟在人善用

耳

大事記曰諫北伐一疏有以沮貪功之輩論彗星一疏有以破諂諛之言而以上親決庶獄察見隱微相率稱賀則近於諛令李符告廷美怨望則近於訐矣然能推呂蒙正之晚輩稱呂端之為台輔器皆得其用蒙正質厚寬簡記人才於夾袋之中薦人可使朔方三問而三不易百官皆稱其職呂端持重識大體鑰王繼恩於閣內而大計以定真宗即位捲簾升殿審視然後降拜其膽畧如此此皆得人之效也

八月詔徵終南山隱士种放辭以疾不至放以肄習為業學者多從之詔使徵之其母恚曰常勸汝勿聚徒講學果為人知不得安處放遂稱疾不起上喜其高節不

奪其志 九月羣臣奉表加上尊號曰法天崇道明聖
仁孝文武上曰但時和歲豐萬姓阜康朕之願也溢美
之號亦何尚焉凡五上表終不許 上幸祕閣觀書賜
從臣及直館閣官飲既罷又命皇城使王繼恩召馬步
軍都虞候傅潛殿前都指揮使戴興等宴飲縱觀羣書
上意欲使武將知文儒之盛也 冬十月詔諸道知州
通判釐務京朝官令錄判司簿尉等有治行尤異吏民
畏服居官廉恪泣事明敏鬪訟哀息倉廩盈羨寇盜剪

減部內肅清者委本道轉運使以名聞並驛置赴闕親
問其狀旌賞之反此者亦具奏當行貶斥 上慮中外
官吏清濁混淆莫能甄別命戶部侍郎王沔度支副使
謝泌祕書丞王仲華同知京朝官考課吏部侍郎張宏
戶部副使高象先膳部員外郎范正辭同知幕職州縣
官考課號曰磨勘院

呂源曰太平興國六年九月詔應京朝官將命出入
及滿受代歸闕者宜令中書舍人郭贄膳部郎中知
雜膳中正戶部郎中雷德驥同考校勞績及銓量材
器候外任有闕中書下其名類能以授之至雍熙二

年五月命御史中丞劉保勳十月命右諫議大夫雷德驥皆同知京朝官考課太宗謂宰相曰朕前者於班籍欲選一人為河北轉運使而臣僚既眾不能盡識亦不知其履行自令德驥具臣僚歷任功過之跡引對取旨既得漸識羣臣可以擇才委任且使有官業者樂於召對負瑕累者恥以顧問懲惡勸善於是

在馬至淳化三年又命王沔等既以前政預選建言應京朝官殿犯令刑部件供報以贓私公罪分三等又京朝官所陳歷任殿最敢有隱沒漏落者並除籍為民刺問有司而受請托隱蔽其殿罰不以報者同其罪初沔罷參知政事捧詔求見上涕泣不願離左右遂委以同知京朝官考課條奏節目自謂清真希求再用物論甚譁又以御史中丞王化基同知考課王沔張宏皆故輔以至中憲雜端皆任以此而初降詔旨考校勞績銓量才器然後引對是

太宗建此一司而人君黜陟之所繫

十一月禮儀使蘇易簡上言曰聖朝親祀園丘以宣祖
侑神作主此則符聖人大孝之道成嚴父配天之儀恭
惟太祖皇帝光啟丕圖以聖授聖謹按唐永徽中以高
祖太宗同配上帝望將來親祀郊丘奉宣祖太祖同配
其常祀孟春祈穀孟冬神州季秋大享以宣祖崇配冬
至園丘夏至皇地祇孟夏雩祀以太祖崇配詔從之
分左藏庫為左右藏各二庫右藏受之左藏給之俟右
藏既盈即復以給

癸巳淳化四年春正月朔親享太廟辛卯合祭天地於
圜丘以宣祖太祖升配 二月以磨勘京朝官院為審
官院幕職州縣官院為考課院時金部員外郎謝泌言
磨勘之名非典訓也故易之

富弼曰太宗初置京朝官磨勘院以考其功過定其
殿最而升降之差遣院以括其遠邇別其次序而任
使之則是磨勘之設專責實效今之審官曰掌簿書
定先後之次一吏之職耳升降黜陟蓋無預焉失審
官求賢
之意矣

有司言油衣帶幕破損者數萬段欲毀棄之上令煮浣

染以雜色刺為旗幟數千以示宰相李昉等奏曰陛下
萬機之外聖智高遠事無小大咸出意表天生五材陛
下兼而用之物有萬殊陛下博而通之雖在細微無所
遺棄固非臣等智慮所及 三月初何承矩至滄州即
建屯田之議會臨津令黃懋亦上書請於河北諸州興
作乃以承矩為制置河北緣邊屯田使以懋為大理寺
丞充判官發諸州鎮兵萬八千人給其役是年八月稻
熟始承矩建水田之議沮之者頗衆既而種稻又不熟

羣議益甚幾罷其事及是承矩載稻穗數車遣吏部送闕下議者乃息自是葦蒲贏蛤之饒民賴其利

呂中曰國家初都河南則以河北為藩籬籬籬固則門戶固矣此富弼因契丹議地所以請備河北也自慶歷熙寧以後朝廷備禦之具常詳於西畧於北西戎雖無警而常嚴備以待之北狄之隙稍平則上下晏如也河北陝西皆宿重兵而西師獨強者非西強於北蓋西戎嘗有康定之叛故其動則禦之靜則防之又自熙寧紹聖元豐崇寧皆用兵於西師獨冠天下北狄為金縉所啗日月既久而和好如故河北之備稍緩所以啟女真深入之謀也

五月詔諸道轉運副使知州通判知軍監等各於所部

見任職幕州縣官內舉吏道通明及儒術優茂者各一人
丙午張洎赴翰林上謂近臣曰學士之職清切貴重非他官可比朕常恨不得為之 廢京朝官差遣院
令審官院總之錢若水劉昌言同知審官院考覆功過
以定升降皆其職也又以蘇易簡王旦等同兼知考課
院凡常調選人流內銓主之奏舉及歷任有殿最者考
課院主之并吏負而省司局議者咸以為當從易簡之
請也 戊申詔罷鹽鐵度支戶部等使三司但置使一

負判官六員推官三員從馬應昌之議也以鹽鐵使魏羽判三司 六月以柴禹錫為宣徽北院使知樞密院事劉昌言為右諫議大夫同知院事右諫議大夫樞密直學士呂端守本官參知政事 命魏庠柴成務同知給事中事凡制敕有未便宜准故事封駁以聞 七月先是上召廣南轉運使向敏中歸闕擢工部郎中一日御筆飛白書敏中及虞部郎中張詠姓名付宰相曰此二人名臣也朕將用之左右因稱其材已酉並命為樞

密直學士 蘇易簡直禁中以水試歌器屬小黃門宣
事密奏而不識其名及晚朝上曰卿所玩得非歌器耶
易簡直曰然乃江南徐遊所作即取至便坐上親較試再
三嗟賞易簡直曰臣間日中則昃月滿則虧器盈則覆
物盛則衰願陛下持盈守成慎終如始固萬世基業則
天下幸甚 通進銀臺司舊隸樞密院凡內外奏覆文
字必關二司然後進御向敏中上言臺司多受遠方疏
不報恐失事機請別置局署命官專涖以防壅遏從之

詔以宣徽北院廳事為通進銀臺司命敏中及張詠同知二司公事凡內外章奏案牘謹視其出入而勾稽焉月一奏課事無大小不敢有所留滯矣發敕司舊隸中書尋令銀臺司兼領之 九月以給事中封駁隸通進銀臺司應詔敕並令向敏中張詠詳酌可否然後行下時張永德為并代都部署有小校犯法永德笞之至死詔按其罪詠封還詔書且言永德方任邊寄若以一小校故摧辱主帥臣恐下有輕上之心不從未幾果有營

兵部訟軍候者詠復引前事為言上改容勞之

呂中曰自張詠封還詔書而後之為給事中者始敢於封駁自田錫奏議鯁直而後之任言責者始敢于盡言講官振職自孫奭始三司振職自陳恕始人才雖盛於景德慶歷之時而實胚胎涵育於今日耳

秋七月初雨至是不止廬舍多壞上以陰陽愆伏罪由

公府切責宰相李昉及參知政事賈黃中李沆曰卿等

盈車受俸豈知野有餓殍乎昉等慙懼拜伏黃中出語

人曰當時但覺宇宙小一身大恨不能入地耳冬十

月尚書左丞張齊賢出知定州齊賢自言母孫氏年八

十五抱羸疾不願離左右上憫然許之齊賢在相位時
母入謁禁中上嘆其壽考有令子多賜手詔存問別加
錫與搢紳以為榮齊賢尋遭母喪水漿不入口者七日
自是日啖粥一器終喪止食脫粟飯 先是大名府豪
民有峙芻茭者將圖厚利誘姦人潛穴河隄歲仍決溢
知府事趙昌言命徑取豪家廩積以供用由是無敢為
姦利者屬河決澶州浸府城昌言索禁旅佐其役或偃
蹇不進昌言怒曰府城將墊人民且溺汝輩食厚祿欲

坐觀耶敢不從命者斬衆股粟趨事不浹辰而城完上
嘉之降璽書獎諭 自端拱以來諸州司理參軍皆上
躬自選擇民有詣闕稱寃者立遣臺使乘傳案鞫諸路
提點刑獄司未嘗有所平反詔悉罷之歸其事於轉運
司 右僕射平章事李昉給事中參知政事賈黃中李
沆左諫議大夫同知樞密院事溫仲舒並罷守本官以
吏部尚書呂蒙正守本官平章事蒙正初為相時金部
員外郎張紳知蔡州坐贓免或言於上曰紳洛中豪家

安肯受賕乃蒙正未第時旬索於紳不能如意致其罪
耳上即命復紳官蒙正終不自辨未幾罷相會考課院
得紳舊事實狀乃黜之於是蒙正復為相上謂曰張紳
果實犯贓蒙正亦不謝 翰林學士承旨蘇易簡為給
事中參知政事易簡由知制誥為學士年未滿三十在
翰林八年特受人主之遇夙絕倫等李沆後入在易簡
下及先參政乃以易簡為承旨錫蕃與參政等上意欲
遵舊制遂正台席且俟稔其名望而易簡以親老急於

進用因召見頗言時政闕失沆等罷即命易簡代之易
簡母薛氏入禁中上命之坐問何以教子遂成令器對
曰幼則束以禮讓長則訓以詩書上顧左右曰今之孟
母也非此母不生此子矣 以樞密都承旨趙鎔為宣
徽北院使樞密直學士向敏中為左諫議大夫並同知
樞密院事 丁丑以趙昌言為給事中參知政事 京
畿民年暉擊登聞鼓訴家奴失猴豚一詔令賜千錢償
其直因語宰相曰似此細事悉訴于朕亦為聽決大可

笑也然推此心以臨天下可以無冤民矣 上曰清靜
致治黃老之深旨也夫萬物自有為以至於無為無為
之道朕當力行之至如汲黯卧治淮陽宓子賤彈琴治
單父此皆行黃老之道也呂蒙正曰老子稱治大國若
烹小鮮夫魚撓之則潰民撓之則亂今之上封事議制
置者甚多陛下漸行清靜之化以鎮之上曰朕不欲塞
人言狂夫言之賢者擇之古之道也 十一月朔日南
至御朝元殿受朝上孜孜為治每旦御長春殿受朝聽

政罷即御崇政殿決事比至日中尚未御食謝泌上言
請自今前殿聽政畢且進食然後御便殿決事上不答
嘗謂左右曰寸陰可惜苟終日為治百年之內亦無幾
爾可不勉乎 十二月初殿中丞梁鼎知吉州民有蕭
甲者豪猾為民患鼎暴其克狀杖脊黥面徙遠郡上賞
其強幹代還賜緋魚特以犀帶賜之且記其名於御屏
於是為三司右計判官

甲午淳化五年春正月朔上製元旦除夕詩各二章賜

近臣俾之屬和上語蒙正曰夫否極則泰物之常理晉漢兵亂生靈凋喪殆盡周祖自鄴南歸京城士庶皆懼掠奪當時謂無復太平日矣朕躬覽庶政萬事粗理每念上天之貺致此繁盛乃知理亂在人蒙正避席曰乘輿所在士庶走集故繁盛如此臣嘗見都城外不數里饑寒而死者甚衆未必盡然願陛下視近以及遠蒼生之幸也上變色不言蒙正侃然復位同列咸多其抗直他日上欲遣人使朔方諭中書選才而可責以事者蒙

正退以名上上不許他日又問復以前所選對上亦不許他日又問益急蒙正終不肯易其上怒投其奏書于地曰何太執耶必為我易之蒙正徐對曰臣非執蓋陛下未諒爾因固稱其人可使餘不及臣不欲用媚道妄隨人主意以害國事同府皆惕息不敢動蒙正措笏俛而拾其書徐懷之而下上退謂親信曰是翁氣量我不如既而卒用蒙正所選復命大稱旨上於是益知蒙正能任人而嘉其有不可奪之志

呂中曰古之君子有志天下者莫不以致天下之賢為急故必旁咨博採取之於無事之時而剴煩治劇用之於有事之日呂文穆之薦人可使朔方所以三問而三不易者蓋其夾袋有冊子每四方人謁見必問其有何人才隨即疏之故朝廷求賢取之囊中而已此謂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捨諸

李順據成都僭號大蜀王四出侵掠北抵劍關南距巫

峽郡邑皆被其害焉 靈州及通遠軍皆言趙保吉攻

圍諸堡寨侵掠居民焚積聚上聞之怒命李繼隆為河

西兵馬都部署尹繼倫為都監以誅保吉 甲戌上始

聞李順攻劫劍南諸州命王繼恩為西川招安使率兵

討之軍事委繼恩制置不從中覆 吏部尚書宋琪上
書言邊事曰臣頃任延州節度使判官經涉五年雖未
嘗躬造夷落然常令蕃落將和斷公事歲無虛月戎夷
之事熟於間聽長興四年夏州李仁福死有男彛超擅
稱留後當時詔延州安從進與李彛超換鎮彛超據夏
州固不奉詔臣又聞党項號為小蕃非是勅敵若得出
山布陣止勞一戰便可蕩除深入則饋運艱難窮追則
窟穴幽邃莫若緣邊州郡分屯重兵俟其入界侵漁方

可隨時掩擊非惟養勇亦足安邊凡烏合之徒勢不能
久利於速鬪以騁兵鋒莫若持重守疆以挫其銳彼無
城守衆乏糗糧威賞不行部族分散然後密令覘其保
聚之處預於麟府鄜延寧慶雲武等州約期會兵四面
齊進絕其奔走之路合勢擊之可以剪除無噍類矣仍
先告諭諸軍擊賊所獲生口資畜許為己有如此人百
其勇也奏入上密寫其奏令李繼隆王繼恩等擇利而
行 二月朔上始聞成都陷召宰相謂曰豈料賊勢猖

獫如此遂命勤州刺史王果帥兵趨劔門崇儀使尹元帥兵由峽路以進並受王繼恩節度李順分遣數千衆北攻劔門成都監軍宿翰領麾下投劔門與都監上官正兵合遂迎擊賊衆大破之斬馘幾盡餘三百人奔還成都順怒其驚衆悉命斬於城東門外 初考功郎中姚坦為益王府翊善坦好直諫王嘗作假山召僚屬置酒共觀之衆皆褒歎其美坦獨俛首不視王強使視之坦曰但見血山安得假山王驚問其故對曰坦在田舍

時見州縣督稅上下相急剥里胥臨門捕人父兄子弟
送縣鞭笞血流滿身愁苦不聊生此假山皆民租賦所
出非血山而何時上亦為假山未成有以坦言告于上
者上曰傷民如此何用山為命亟毀之王每有過失坦
未嘗不盡言規正宮中自王以下皆不喜左右乃教王
稱疾不朝上日使醫視之逾月不瘳上甚憂之召王乳
母入宮問王疾增損狀乳母曰王本無疾徒以翊善姚
坦檢束王起居不得自便王不樂故成疾爾上怒曰吾

選端士為王僚屬者固欲輔佐王為善爾今王不能用規諫而又詐疾欲使朕逐去正人以自便何可得也且王年少未知出此必爾輩為之謀耳因命梓至後園杖之數十召坦慰諭之曰卿居王宮為羣小所嫉大為不易卿但能如此無患讒言朕必不聽也

呂夷簡曰愛憎之不察為害深矣妹喜惡鄂侯讒于桀而脯之妲己惡比干讒于紂而剖之驪姬惡申生讒于獻公而殺之靳尚惡屈原讒于楚而逐之絳灌惡賈誼讒于文帝而疎之甚者李林甫讒殺太子二王及其朝臣韋堅李邕輩又逐太子妃韋氏良娣杜氏嗚呼愛憎之不察為害如此且小人心險如山

川毒如豺虎微失其意則無所不至人君不能明之則讒人得行善人罹患可為痛惜者也太宗明宮人之詐計知姚坦之見憎雖堯舜之聰明殆不過是

三月以大理評事陳舜封為殿直舜封父為伶官舜封舉進士及第任望江主簿轉運使言其通法律宰相以補廷尉屬因奏事言辭頗捷給舉止類倡優上問誰之子舜封自言其父上曰此宰相不為國家澄汰流品之所致也遂命改秩 趙保忠聞李繼隆將兵來誅趙保吉乃先攜其母及妻子卒吏避野外上言已與保吉解

仇乞罷兵上怒命繼隆移兵擊保忠保忠反為保吉所
圖夜襲保忠帳保忠僅以身免走還城中初保忠遣趙
光嗣入貢光嗣頗輸誠款遷禮賓副使保忠既還光嗣
執之丁丑開門納王師繼隆入夏州擒保忠檻送闕下
保吉引衆遁去 四月詔以趙光嗣為夏州團練使削
保吉所賜姓名復為李繼遷上以夏州深在沙漠本奸
雄竊據之地欲隳其城因問宰相建置之始呂蒙正等
曰自赫連築城以來頗與關右為患若遂廢毀萬世之

利也乙酉詔隳夏州故城遷其民於綏銀等州分以官地給之 丁巳王繼恩至成都擒賊帥李順及偽樞密使計詞吳文賞等 丙寅趙保忠至自夏州丁卯以保忠為右千牛衛上將軍封宥罪侯 戊寅御書一幅曰公務刑政惠愛臨民奉法除奸方可書為勞績本官月俸並給實錢又別書三十餘幅賜大理正尹玘等人一通召知審官院錢若水等謂曰中有奉法除奸之語恐不曉者因而生事可語之曰除奸之要在乎奉法故有

是言也若水出召尹玘等一一諭之 五月王繼恩之
克劍州也馬知節實為先鋒繼恩惡知節不附已遣守
彭州配以羸兵三百彭之舊卒悉召還成都賊十萬衆
攻城知節率兵力戰自寅至申衆寡不敵士多死者逮
暮慨然嘆曰死戰乎非壯夫也即橫槊潰圍而出休於
郊外黎明救兵至遂鼓譟以入賊衆敗去上聞而嘉之
授益州鈐轄 王繼恩拔成都而郭門十里外猶為賊
黨所據偽帥張餘復嘯聚萬餘衆攻陷嘉戎瀘渝涪忠

萬開八州開州監軍秦傳序死之六月其子奭沂峽求其父尸比至夔州船覆而逝世以父死於忠子死於孝奏至上嗟惻久之錄傳序次子煦為殿直高麗國王治遣使來乞師言契丹侵掠其境上以夷狄相攻蓋常事秋七月厚禮其使而歸之高麗自是絕不復朝貢矣八月殿中丞李虛已上表獻詩自陳祖母年八十餘喜聞其孫申循吏之目上喜甚賜以五品服改知遂州賜錢五十萬以遺其祖母翌日對宰相言曰已與五十

緡呂蒙正曰前所賜蓋五百緡上曰此誤也然不可追
虛已純孝篤謹家極貧雖一時誤恩人以為殆天賜也
以劔南招安使昭宣使王繼恩為宣政使順州防禦
使先是繼恩有平賊功中書建議欲以為宣徽使上曰
朕讀前代書史多矣不欲令宦官干預政事宣徽使執
政之漸也因命翰林學士張洎錢若水議別立宣政使
名序立在昭宣使上以授之 九月李繼遷竄於漠北
遣其弟延信奉表待罪且言違叛事出保忠願赦勿誅

上喜召見延信面加慰撫錫賚甚厚 壬申以襄王元
侃為開封尹改封壽王上謂壽王曰夫政教之設在乎
得人心而不擾之耳得人心莫若示之以誠信不擾之
無如鎮之以清靜推是而行雖虎兇亦當馴狎況於人
乎書云撫我則后雷我則仇信哉斯言也爾宜誠之
以左諫議大夫寇準參知政事上因謂宰相呂蒙正曰
寇準臨事明敏今再擢用想益盡心朕嘗諭之以同德
者事皆從長而行則上下鮮不濟矣 上以蜀寇漸平

下詔罪已初命錢若水草詔既成進御上笑曰朕為卿
潤色可乎因命筆親竄數字皆引咎深切尤為精當詔
辭略曰朕委任非當燭理不明致彼親民之官不以惠
和為政筦擢之吏唯用刻削為功撓我蒸民起為狂寇
又曰念茲失德是務責躬改而更張永鑒前弊而今而
後庶或警余 先是蘇易簡薦張詠可屬西川事詔詠
知益州於是始命赴部上曰西川亂後民不聊生卿當
以便宜從事是月張詠始至益州先是陝西課民運糧

以給蜀師者相屬于路詠亟問城中所屯兵數凡三萬人而無半月之食詠訪知民間舊苦鹽貴而私廩尚有餘積乃下鹽價聽民得以米易鹽民爭趨之未踰月得米數十萬斛軍士驩言前所給米皆雜糠土不可食今一一精好此翁真善幹國事者詠聞喜曰吾令可行矣時四郊尚多賊壘王繼恩日務宴飲官支芻粟飼馬詠但給以錢繼恩怒詠曰公今閉門高會芻粟何從而出若閉門擊賊何慮馬不食粟乎繼恩乃不敢言繼恩嘗

送三十餘輩請詠治之詠悉遣令歸業繼恩怒詠曰前
日李順脅民為賊今日詠與公化賊為民何有不可哉
詠計軍食可支二歲乃奏罷陝西運糧上喜曰鄉者益
州日以乏糧為請詠至未久遂有二歲備此人何事不
能了朕無慮矣

呂中曰莫難於除盜尤莫難於盜已去之後故既命
繼恩以討之復命張詠以撫之始威終惠兩得之矣
抑繼恩宦者使之掌兵得無陷李唐之弊政耶然繼
恩雖有功而不敢驕雖不與宣徽而不敢怨太宗蓋
有以處之也其與童貫握重兵在外而朝廷無以制
之之道異矣使當時不知所以制之愚恐無夷狄之

驕亦必有官
官之禍矣

十一月上遣張崇貴持詔諭李繼遷先是翰林學士錢
若水撰賜趙保忠詔云不斬繼遷存狡兔之三穴潛疑
光嗣持首鼠之兩端上大喜謂若水曰此四句正道着
我意及是又草賜繼先詔略曰既除手足之親已失輔
車之勢上御筆批其後云依此詔本極好若水家因寶
藏之 丁卯大雨雪羣臣稱賀 十二月戊寅朔司天
言日當食至是陰雪蒙蔽自旦及中而散羣臣稱賀

日不食蓋始此 王繼恩御軍無政張詠恐軍還日或有意外之變乃密奏請遣腹心近臣可以彈壓王師者亟來分屯師旅

乙未至道元年春正月朔德音改元 度支判官陳堯叟梁鼎上言請於陳許鄧潁監蔡宿亳至於壽春用水利墾田必可致倉廩充實省江淮漕運上覽奏嘉之即遣皇甫選何亮往諸州按視經度其事 契丹大將韓德威誘党項自振武入寇永安節度使折御卿率輕騎

邀擊之大敗其衆於子河汭遣使奏捷上謂左右曰朕
常誠邊將勿與爭鋒待其深入則分奇兵以斷其歸路
從而擊之必無遺類也今果如吾言 初趙贊自京兆
罷歸以贊為度支都監有鄭昌嗣者與贊親比累遷鹽
鐵都監二人既得聯職恣所為皆不法詔削奪贊官爵
并一家配隸房州昌嗣責授唐州團練副使既行數日
並以所在賜死中外莫不稱快 諸州奏案類有官典
盜用庫物者上謂近臣曰夫人之善惡在乎原情假如

官典私竊軍物雖至鉅萬止一盜爾亦何害於民政哉
若黨庇憚人稔成奸惡以茲蠹政其為盜大矣 二月
甲申命宰相及羣官分於京城寺觀禱雨又命中使分
祀五嶽故事御署祝版王禹偁請自今更不御署上曰
朕為萬民祈福桑林之禱猶無所憚至於親署又何損
乎 三月朔餘慶任參知政事日悉與宰相同願復故
事上特從其請亦以慰準意云 上謂宰相曰自春不
雨至今並走羣望而未獲嘉應豈獄犴之際頗有冤繫

乎即日命侍御史元玘等四十四人乘傳分往諸道案
察刑獄翌日御崇政殿親決京城諸司係囚獲原宥者
數百人因謂宰相曰刑罰者不得已而用之能不失有
罪而得中道者斯為難矣後二日大雷雨街中水深數
尺 乙巳知通利軍錢昭序表獻赤烏白兔各一云烏
稟陽精兔昭陰瑞報火德蕃昌之兆示金方馴服之徵
上謂侍臣曰烏色正如渥丹信火德之符矣 翰林學
士王禹偁兼知審官院及通進銀臺封駁司制敕有不

便多所論奏開寶皇后之喪羣臣不成服禹偁與賓友
言后嘗母天下當遵用舊禮或以告上不悅禹偁罷知
滁州禹偁嘗為李繼遷草制繼遷送馬五十疋禹偁以
狀不如式却之及在滁州或言其買馬虧價者上曰彼
能却繼遷五十疋馬顧肯虧價哉 參知政事寇準奏
曰近者邊上易署主帥增修甲卒深合事宜上曰天下
庶政日新滔滔如流水朕固不怠於聽斷至於疆場戎
事既安危所係亦皆是朕一一躬自籌度預為制置以防

其漸若臨事倉卒則無及矣因語及用將帥上曰將帥材略固不求其備但量其能而用之上自節麾下至二千石第其功效而授之微勞盡甄下情必達下情必達則無猜貳之嫌微勞盡甄則無缺望之釁所以各務忠孝而固祿位悖亂不得而萌也 太康縣獲玄兔以獻呂端等曰玄者北方之色兔者陰類中國陽也將有遠人向化受冠帶於闕下昭邦家之慶以致太康者乎六月詔募民請佃諸州曠土便為永業仍蠲三年租三

年外輸三分之一州縣官吏勸民墾田之數悉書於印
紙以俟旌賞 八月朔荆湖轉運使何士宗上言望自
今執政大臣出領外郡應合申轉運司公事只署通判
以下姓名上謂宰相曰大臣品位雖崇若出臨外藩即
轉運使所部要繫州府不繫品位此朝廷典憲未可輕
改也宜仍舊貫 壬辰制以開封尹壽王元侃為皇太
子改名恒詔皇太子兼判開封府自唐天祐以來中國
多故不遑立儲貳斯禮之廢將及百年上始舉而行之中

外胥悅初參知政事寇準自青州召還入見上曰朕諸子孰可付神器者準曰惟陛下擇所以副天下之望者曰元侃可乎對曰非臣所知也上遂以元侃為開封尹改封壽王於是立為太子

呂中曰東漢李唐所以有女主宦官外戚之禍者以立天子之權盡出其手雖李固杜喬裴度鄭覃之徒不能正之也準之一言真萬世法不徒見於景德澶淵之一役也

龜鑑曰太祖以天下授太宗堯授舜之盛舉也太宗之定策壽王得無賢於舜授禹之事乎噫禹不傳賢而傳子吾孟子嘗斷斯事矣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使傳賢而可以久焉禹蓋先後世而為之也

何至有辭於來世哉而况少年天子百姓相慶真社稷主神器有歸寇萊公自青州召還上亦謀及儲貳事準對曰臣觀諸子惟壽王得人心可以副天下之望則是真宗之立亦出於大臣之議論庶民之推戴而非出於太宗之私心也明矣矧賓護名賢歷陳忠孝師傅重任深戒順從輔翼元良養成德性李沆李至等與有力焉嗚呼唐虞禪夏后殷周繼均之為聖人也均之為天下得人也

準嘗奏事切直上怒而起準攀上衣請復坐事決乃起上嘉嘆曰此真宰相也又語左右曰朕得寇準猶唐太宗之得魏鄭公也以李至李沆並兼太子賓客見太子如師傅之儀上謂至等曰朕以太子仁孝賢明立為

儲貳以固國本當賴正人輔之以道卿等可盡心調護
若動皆由禮則宜贊成事或未當必須力言勿因循而
順從也 九月是歲汴河運米至五百八十萬石 上
因問近臣汴水疏鑿之由張洎退而講求其事以奏且
曰大禹疏鑿以分水勢煬帝開圳以奉巡遊雖數堙廢
而通流不絕於百世之下終為國家之用其上天之意
乎 冬十月上增作九弦琴五弦阮別造新譜二十七
卷俾太常樂工肄習之以備登薦乙酉出琴阮示羣臣

且曰琴七弦今增為九弦曰君臣文武禮樂正民心則九奏克諧而不亂矣阮四絃今增為五曰金木水火土則五行並用而不悖矣十一月上閱武於便殿衛士挽弓有及一石五斗者矢二十發綽有餘力因謂近臣曰方今寰海無事美才間出悉在吾彀中矣又令騎兵步兵各數百東西列陣挽強發弩視其進退發矢如一容止中節上曰此殿廷間數百人爾猶兵威可觀况堂堂之陣數萬成列者乎十二月上以時和年豐寇盜

剪滅顧謂宰相等曰國家自近歲以來水旱作沴河西
蜀川相繼叛亂百姓嗷嗷然朕為其父母中心憂念無
須臾之安由是內修政紀救萬民之愁疾外勤戎略定
三邊之狂孽以至有司常職米鹽細事朕亦不憚勞苦
並躬親成斷遂致上天悔禍否極斯泰巴蜀餘妖竄伏
黔水繼遷醜類窮蹙沙漠而又普天之下九穀咸登塞
北江南紅粟流行朕豈望纜經災歟之後便覩茲開泰
深自慶慰也呂端等相率稱賀 詔内外文武臣僚及

諸色人自今起請制置事須有益於國無損於民乃得
聞奏如施行後顯有利濟當議旌賞如虧損公私亦重
行朝典

丙申至道二年春正月己酉親享太廟辛亥合祭天地
於圜丘上以文物仗衛之盛逶迤布濩極望無際因詔
有司畫為南郊圖 二月朔贈司徒謚文正李昉卒上
嘗謂近臣曰昉本以文章進用及居相位自知才微任
重無所彌綸但憂愧而已 先是遣使采訪川峽諸州

守貳之能否多不治者獨知夔州袁逢吉知遂州李虛
已通判查道知忠州邵暉知雲安軍薛顏等七人以稱
職間皆賜詔書獎諭 夏四月先是五品以上官皆攝
太祝上謂宰相曰膏粱之族官勲固已崇貴子孫仕宦
者多至四五人每覃慶中書皆授攝官未幾即補正負
不十數年遂通閭籍此甚弊政亟宜革之乙未詔自今
止賜同學究出身依例赴選集

呂中曰用人以世唐虞三代法也非以豪異俊秀之
才俱出於公卿大夫之族蓋以仁義道德之教素行

於聖賢明哲之家自漢以下公卿之家法既不如此而朝廷教課國子之法一切廢棄此任子之法所以弊而我太祖太宗與范富諸人所以裁抑而不恤也

五月李繼遷帥萬餘衆寇靈州 司天中官正韓顯符

言熒惑犯輿鬼秦雍之分國家當有兵在西北冬官正趙昭益言犯輿鬼中積尸秦分野有兵人民災害之象上語宰相等曰天文謫見如此秦地民罹其殃朕旦夕念之不遑寧處 辛亥上降手詔曰靈州孤絕救援不及賊遷猖獗未就誅夷宜令宰相呂端知樞密院事趙

鎔等各述所見利害來上呂端等言臣等共為一狀述其利害張洎越次奏曰呂端等備位廊廟緘默而不言深失謀謨之體端曰洎欲有言不過揣摩陛下意爾壬子洎上疏言靈武封壤必不可以即時保守靈武士伍必不可以深入應接上初有意棄靈武既而悔之及覽洎奏不悅却以付洎謂之曰卿所陳朕不曉一句洎惶恐流汗而退上乃召同知樞密院事向敏中等謂之曰張洎上言果為呂端所料朕以其疏還之矣 七月參

知政事寇準罷為給事中先是郊祀行慶中外官吏皆
進秩準遂率意輕重其素所喜者多得臺省清秩所惡
者及不知者即叙進焉馮拯因上疏極言并及嶺南官
吏除拜不均凡數事既而準入對前殿上語及馮拯所
訴事準猶力爭不已上先已厭準因歎曰雀鼠尚知人
意况人乎遂罷之尋出知鄧州 閏七月詔自今中書
門下只令宰相押班知印其參知政事殿庭別設搏位
次宰相之後非議軍國政事不得升都堂祠祭行香署

勅並以開寶六年六月庚戌詔書從事 鹽鐵使陳恕
峭直守公性靡阿順每便殿奏事上或未察必形諂讓
恕斂版蹶踏退至殿壁負墻而立若無所容俟上意稍
解復進確執前奏終不改易如是或至三四上察其忠
亮多從其議嘗御筆題殿柱曰真鹽鐵陳恕當時言稱
職者亦以恕為首焉

呂原曰陳恕在太宗淳化四年自鹽鐵使入為參知
政事繼罷政至四年十月乃除三司總計使後復三
部以恕再為鹽鐵使至真宗咸平四年正月始罷祖
宗時三司權重幾亞二府日造榻前故陳恕丁謂李

士衡田况皆通曉財用有名于時而陳恕已
參大政自淳化咸平兩朝十年主領計司

八月審官院引大理寺丞宣城高惠連面授朝官上欲
肅清中外臨軒親擇官吏如有績用而無私累者必加
獎擢焉 九月夏州延州行營言兩路合勢破賊於烏
白池賊首李繼遷遁去先是上部分諸將攻討李繼隆
自環州范廷召自延州王超自夏州丁空自慶州張守
恩自麟州凡五路率兵抵烏白池皆先授以方畧繼隆
遣其弟繼和馳驛上言請自青岡峽直抵繼遷巢穴上

怒曰汝兄如此必敗吾事矣因手書數幅切責繼隆繼隆已便宜發兵不俟報行十數日不見虜引兵還獨王超范廷召至烏白池與賊遇大小數十戰雖頻克捷而諸將失期卒困乏終不能擒賊焉時超子德用年十七為先鋒部萬人戰鐵門關斬首十三級及進師烏白池得精兵五千轉戰三日虜既却德用曰歸師過險必亂乃領兵先絕其險下令曰敢亂行者斬虜躡其後望其師整不敢近超撫其背曰王氏有子矣上初以方略授

諸將先閱兵崇政殿列陣為攻擊之狀刺射之節且令
多設強弩及遇賊布陣萬弩齊發賊無所施其技矢才
一發賊皆散走凡十六戰而抵其窠穴悉焚蕩之

講義曰西事之興出於吾國之寡謀蓋自太平興國
之七年李繼捧以地來獻且欲密邇王室而式化厥
訓焉不令兄弟交相為瘡於是地斤之澤有人矣朝
廷之區畫地里之險要彼實知之靜言其由誰執其
咎三族之陷未幾而三窰之計已就其患未有紀極
也已而繼捧就擒繼遷效順輔車之勢雖失而唇齒
之計已成戎狄無厭乍臣乍叛何可以中國待之哉
由是西征之志銳然矣邠州節度之不奉詔吾不為
之辱靈州環慶之率眾入寇吾不為之沮張洎願棄
靈武之奏吾不為之疑部分諸將五路進兵方畧之

授陣圖之示崇政射刺之閱聖策先定必有大功
烏白池九月之勝直可犁西夏之庭而掃其穴矣

冬十月詔以池州新鑄錢監為永豐監先是饒州有永
平監兵匠多而銅錫不給知州馬亮請分其工之半別
置監于池州詔從之於是歲增鑄錢數十萬緡 十一

月先是淮南十八州軍其九禁鹽餘則不商人由海上
販鹽官倍數取之至禁地則上下其直民利商鹽之賤
故販者甚衆至有持兵器往來為盜者發運使楊允恭
奏請悉禁之而官遣吏主其事詔從之允恭又請令商

人先入金帛京師及揚州折博務者悉償以茶自是鬻
鹽得實錢茶無滯貨歲課增五十萬八千餘貫 十二
月有司言鳳州出銅鉏定州出銀鉏請置官掌其事上
曰地不愛寶當與衆庶共之不許 是歲大有年

丁酉至道三年正月以戶部侍郎温仲舒禮部侍郎王
化基並參知政事給事中李惟清同知樞密院事參知
政事張洎罷為刑部侍郎時邊境多事上垂欲相仲舒
而罷吕端不豫乃止 二月辛丑上不豫始決事於便

殿是月供奉官兩浙轉運司承受公事劉文質入奏
察舉部內官高輔之李易直艾仲孺梅詢高貽慶姜嶼
戚綸等八人有治迹並降璽書褒諭上曰文質善於采
聽特遷兩京作坊副使 三月癸巳上崩於萬歲殿參
知政事溫仲舒宣遺制

龜鑑曰曾公鞏嘗曰造邦受命為帝太祖功未有高
焉又曰保世靖民為帝太宗德未有盛焉嗚呼太祖
未嘗無德而言功不言德愚是以知功之高太
宗未嘗無功而言德不言功愚是以知德之盛

真宗即位於柩前初太宗不豫宣政使王繼恩忌上英

明與參知政事李昌齡知制誥胡旦謀立楚王元佐頗
間上宰相呂端問疾禁中見上不在旁疑有變乃以笏
書大漸字令親密吏趣上入侍及太宗崩繼恩白后至
中書召端議所立端知其謀即給繼恩使入書閣檢太
宗先賜墨詔遂鏤之亟入宮后謂曰宮車晏駕立嗣以
長順也今將奈何端曰先帝立太子政為今日豈容更
有異論后默然上既即位端平立殿下不拜請卷簾升
殿審視然後降階率羣臣拜呼萬歲 夏四月制曰先

朝庶政盡有成規務在遵行不敢失墜然而纂圖伊始
懼德弗明所宜拔茂異之才開諫諍之路撫綏鰥寡惠
復疲羸庶幾延宗社之鴻休召天地之和氣 癸卯宰
相呂端加右僕射甲子太子賓客李至為工部尚書李
沆為戶部侍郎並參知政事 工部侍郎郭贄出知大
名府贄翌日求對懇辭上曰朕初即位命贄治大藩而
不行則何以使人卒遣之

呂夷簡曰剛健中正乾之體也尊嚴用威君之道也
苟乾不能制坤君不能使臣則上下亂矣壯哉太祖

之貶趙逢真宗之遺
郭勢信乎其英斷矣

辛亥以工部郎中史館修撰梁周翰為駕部郎中知制誥著作郎直集賢院楊億為左正言館職並如故故事入西閣皆中書召試惟周翰不召試而命焉李應機者嘗知咸平縣上以壽王尹開封遣散從以帖下縣有所追捕散從恃王勢謹呼於縣庭應機怒曰汝所事者王也我所事者王之父也父之人可以笞子之人杖之二十散從走歸泣訴於王王嘉其諒直及即位擢應機

通判益州事召之登殿謂曰朕方以西蜀為憂故除卿此官此未足為大任也卿第行勉之有便宜事密疏以聞應機至州未幾有走馬入奏事應機使謂曰有密疏欲附走馬入奏走馬怒強應曰諾明日使人請應機曰疏不可與人傳也當自來受之走馬雖怒甚意欲積其驕橫之狀具奏於上乃詣應機解舍受其疏以行既至升殿上迎問曰李應機無恙乎有疏來否走馬愕然失據即對曰有因探其懷出之上周覽稱善數四因問應

機在蜀治行如何走馬跋踏轉辭更稱譽之上曰汝還
語李應機凡所言事皆善已施行矣更有意見盡當以
聞蜀中無事行召卿矣頃之召入遷擢數歲中至顯官
應機為吏強敏而貪財多權詐其後上亦察其為人寔
疎之 己未宰相呂端上大行皇帝陵名曰永熙 知
制誥胡旦責授安遠節度行軍司馬旦與王繼恩等邪
謀既露而旦草行慶制詞語復訕上故先絀之 五月
詔御史臺告諭内外文武羣臣自今人君有過時政或

虧軍事否臧民間利害並許直言極諫抗疏以聞 詔
以國家大本足食為先今億兆至蕃未聞有九年之蓄
令兩制議致豐盈之術以聞又詔三司及茲歲稔大為
市糴以實倉廩 罷江淮發運使諸路轉運使司承受
公事朝臣使臣悉召赴闕上初聽政務從簡易也 李
昌齡責授忠武節度行軍司馬王繼恩責授右監門衛
將軍均州安置胡旦削籍流潯州尋詔中外臣僚曾與
繼恩交結及通書疏者一切不問 上謂輔臣曰宮中

嬪御頗多幽閉朕已令擇給事歲深者放出之呂端等
曰陛下踐祚之初首行此令實哲王之懿範也 翰林
學士承旨宋白上大行皇帝謚曰神功聖德文武廟號
太宗 詔天下勿復獻珍禽異獸及諸祥瑞 工部侍
郎同知樞密院事錢若水罷為集賢院學士判院事先
是太宗為若水言士之學古入官遭時得位紆金拖紫
躍馬食肉前呼後擁延賞宗族此足以為榮矣豈得不
竭誠報國乎若水曰高尚之人固不以名位為光寵忠

貞之士亦不以窮達易志操其或以爵祿榮遇之故而
効忠於上中人以下者之所為也太宗然其言及劉昌
言罷太宗問趙鎔等曰見昌言否鎔等言屢見之上曰
涕泣否曰與臣等言多至流涕若水曰昌言實未嘗流
涕蓋鎔等迎合上意爾呂蒙正罷太宗又謂若水曰人
臣當思竭節以保富貴蒙正前日布衣朕擢為宰相今
退在班列想其目穿望復位矣若水對曰蒙正雖登顯
貴然其風望亦不為忝冒且蒙正固未嘗以退罷鬱悒

當今岩穴高士不求榮爵者甚多如臣等輩誠不足以
自重太宗默然若水因自念人主待輔臣如此益未嘗
有秉節高邁不貪名勢能全進退之道以感動人主故
也將俟滿歲即移疾會太宗晏駕不果上即位若水以
母老請解機務章再上乃得請召謝便殿命坐上問近
臣誰可大用者若水言中書舍人王旦有德望宜任大
事上曰此固朕心之所屬也若水好汲引後進推賢重
士胷中豁如也上每見呂端等必肅然拱揖不以名呼

端等再拜而請上曰公等顧命元老朕安敢上比先帝
又以端膚體宏大宮庭塔庇頗峻命梓人為端納陛

秋七月御崇政殿召端等訪以軍國大事經久之制端
陳當世急務皆有條理上甚嘉之令諸路轉運使更

互赴闕詢以民間利病吏部郎中直集賢院田錫應詔
上疏曰臣切聞去年九月十九日未時永興環州慶州
延州清遠軍隰州同日同時六處地震洎靈州送糧草
迴來死者十有餘萬議者即云地震已應於此臣則未

以為然動之方位既在闕輔豈無在下者輒動乎闕輔
若有寇盜弄兵則臣慮西川復保劔關之危南方復恃
重江之險閩中越中淮南湖南豈無見利忘義之人豈
無幸灾乘便之輩上乃出其疏示呂端等曰卿等詳酌
行之 九月以曹彬為樞密使兼侍中罷旌鉞戶部侍
郎同知樞密院事向敏中給事中夏侯嶠並為樞密副
使上謂之曰近密之司典領尤重必素有名望端亮謹
厚者處之乃可鎮靜而責成彬以耆舊冠樞衡之首敏

中與嶠佐助之兵機邊要有所望矣敏中明辨有才略
遇事敏速先是西北用兵敏中專主謀議至於二邊道
路斥堠走集之所莫不周知嶠仕藩府最舊故首加擢
用焉 左正言直史館孫何表獻五議上覽而善之其
一參用儒將曰古謂元戎無不統攝爰自近代又有供
軍糧料隨軍轉運之目使者往返託稱上旨動必中覆
實戾成筭陛下於文儒之中擇有方略之士試以邊任
委之勿使小人撓其權監陣先鋒之類悉任偏將受其

節度其二申明太學曰國家必欲開孤進之路闢至公之門莫若使寒雋之士由鄉里以升閭世祿之家自成均而出仕太學不得補庶人之子神州不得貢卿士之門郡縣皆按舊典重立學官精加課試公與薦延其三登草遷轉曰躬祀圜丘誕敷霈澤無賢不肖並許叙遷今之班簿臺省宮寺凡八百員若十年之內肆赦相仍必恐京僚過於胥徒朝臣多於州縣其四議復制科其五議復鄉飲 監察御史王齊上疏陳十事一擇左右

二分賢愚三正名器四去冗食五加俸祿六謹政教七
選良將八分兵戎九修民事十開仕進其略曰守小謹
者似德懷怯懦者似恕容姦惡者似仁蘊諂諛者似恭
恣傾險者似智好詆訛者似直植朋黨者似義肆苛刻
者似忠貪祿位者似勤若斯之流雖愚而類賢用之則
速亂之基也又曰官多則事煩吏多則民殘欲事不煩
莫若省官欲民皆安莫若省吏又曰官多俸薄莫若俸
厚而官少衣食既足廉恥自興 刑部員外郎馬亮上

疏言陛下初政軍賞宜速而所在不時給請遣使分往
督視又州縣逋負至多赦書雖為蠲除而有司趣責如
故非所以布宣德意也國朝故事以親王判開封府地
尊勢重疑隙易構非保親全愛之道契丹仍歲內寇河
朔蕭然請修好以息邊民凡四事 比部員外郎刁衍上
疏言私賞無及於小人私罰無施於君子任賢勿貳去
邪勿疑開諫諍之門塞讒佞之口無以春秋鼎盛而耽
於逸游無以血氣方剛而惑於聲色 冬十月陳宗州

並言先貸民錢千萬令市牛價納外所負尚多許隨來
歲夏秋稅輸送詔悉從之 十一月復分三司勾院為
三命官各判之以太常丞王欽若判三司都催欠憑由
司欽若初為亳州判官監倉天久雨倉司以穀濕不為
受欽若悉命輸之倉且奏不拘年次先支濕穀太宗大
喜手詔褒答因識其姓名及開封府以歲旱蠲十七縣
民租時有飛語聞上言所蠲放皆不實太宗不悅詔選
官閱實亳州遣欽若行欽若覆按甚詳抗疏乞全放上

即位於是擢用因語輔臣曰當此時朕亦自懼欽若小
官獨敢為百姓伸理此大臣節也母賓古謂欽若曰天
下宿逋自五代迄今理督未已民病不能勝欽若即夕
命吏治其數翌日上之上大驚曰先帝顧不知耶欽若
徐曰先帝固知之殆留與陛下收天下心爾 詔工部
侍郎錢若水修太宗實錄若水舉官同修李宗諤與焉
上曰自太平興國八年已後皆李昉在中書日事史策
本憑直筆若子為父隱何以傳信於後代乎除宗諤不

可餘悉許之 是月有司言冬至祀圜丘孟夏雩祀夏至祭方丘請奉太宗配上辛祈穀季秋大享明堂奉太祖配上辛祀感生帝孟冬祭神州地祇奉宣祖配其親郊園丘奉太祖太宗並配詔可 十二月詔諸路轉運使申飭部下令長勸課農桑 先是上訪宰相以靈武事宜參知政事李至上疏言靈州不可堅守萬口同議且彼之戶口四千有餘今則不盈數百矣彼之租課四十五萬二千有餘今則無子遺矣安可復守之於是李

繼遷遣使修貢求備藩任上雖察其變詐時方在諒闇
姑務寧靜因從其請復賜姓名上初命翰林學士宋湜
草保吉制湜知上意必欲歸其事於太宗因進辭曰先
皇帝早深西顧將議真封屬軒鼎之俄遷建漢壇之未
及眷茲遺命實付眇躬爾宜望弓劍以拜恩守封疆而
効節上甚悅 初刑部郎中知揚州王禹偁準詔上疏
言五事其一曰謹邊防通盟好使輦運之民有所休息
其二曰減冗兵併冗吏使山澤之饒稍流於下其三曰

艱難選舉使入官不濫其四曰沙汰僧尼使民無耗其
五曰親大臣遠小人使忠良塞諤之士知進而
不疑姦儉傾巧之徒知退而有懼疏奏即召禹偁還朝既用其
策以夏綏銀宥靜五州賜趙保吉翌日命禹偁守本官
復知制誥

呂中曰以真宗繼太祖太宗之後兵未至多吏未至
冗僧牒未鬻而緇黃亦未熾也而王禹偁言之貽謀
之初冗官之負未多小人之迹未萌而王齊言之當
時私賞未至於及小人私罰未至於施君子聲色游
逸之事何有也而刁衍言之豈憂治危明職當然耶
景德祥符以後王欽若唱神道設教之說丁謂唱大

計有餘之議而天書降矣當時豈復有禹備田錫之言哉

是歲始定為十五路一曰京東路二曰京西路三曰河北路四曰河東路五曰陝西路六曰淮南路七曰江南路八曰荆湖南路九曰荆湖北路十曰兩浙路十一曰福建路十二曰西川路十三曰峽路十四曰廣南東路十五曰廣南西路

宋史全文卷四

欽定四庫全書

宋史全文卷五

宋真宗一

戊戌咸平元年春正月辛酉朔改元 丁丑蔡州學究
丁可名上言諸經板本多誤上令擇官詳校因訪羣臣
通經義者以崔頤正對上曰朕宮中無事樂聞講誦因
召頤正於後苑講尚書大禹謨賜五品服它日謂輔臣
曰頤正講誦甚精卿等更於班行中選經明行修之士

一二人具以名聞自是日令願正赴御書院待對

呂中曰宋朝以家學為家法故子孫之守家法自家學始此范祖禹帝學一書極言宋朝承平百三十年異於漢唐由祖宗無不好學也然人君之學尤在於所共學之人故在太祖時則有若王昭素在太宗時則有若孫奭邢昺在真宗時則有若崔頤正馮元輩皆極一時之選也

甲申有彗出營室北光芒尺餘 上謂輔臣曰彗出甚

異唯將奈何呂端等言變在齊魯之分上曰朕以天下

為憂豈獨一方耶 甲午詔百官極言得失乙未慮繫

囚詔諸州長吏平決獄訟申理冤濫先是吏部郎中直

集賢院田錫出知泰州未之任會星變錫上疏言李繼
遷不合與夏州又不合呼之為趙保吉是時事舛誤之
大者密院公事宰相不得與聞中書政事樞密使不得
與議相承既久驟改固難致兵謀不精國計未善疏奏
即日召對移晷將行又貢封事復召對謂曰卿第去不
半歲召卿歸矣事有當面論者聽乘傳赴闕 詔以久
停貢舉頗滯時才令禮部據合格人內進士放五十人
諸科百五十人來歲不得為例 夏四月遣使乘傳與

諸路轉運使州軍長吏按百姓逋欠文籍悉除之始用
王欽若之言也除逋欠凡一千餘萬釋繫囚三千餘人
上由是眷欽若益厚

呂中曰漢唐之小人易知宋朝之小人難見熙寧以
後之小人易知熙寧以前之小人難識蓋自古小人
之所以誤國者聚斂也嚴刑也用兵也而宋朝之指
目為小人者自欽若丁謂始然欽若則請蠲負釋係
囚丁謂則請罷兵撫蠻寇自今觀之與君子之處官
何異惜其入政府以後患得患失之心生而改節易
行矣故為判官之時一欽若也為參政之時一欽若
也為轉運之時一丁謂也為宰相之時一丁謂也故
當時知二子之奸者王旦李沆而已

五月戊午朔日有食之 六月密州發解官鞠傳坐薦
非其人當贖金特詔停住上謂輔臣曰凡所舉官多間
繆濫宜先擇舉主以類求人今外官要切惟轉運使卿
等可先擇人令舉之 八月朔詔三司經度茶鹽酒稅
以充歲用勿得增加賦斂重困黎元諸色費用並宜節
約 九月上謂宰相曰轉運使按察官吏事權甚重太
寬則弛慢太猛則苛刻必須廉平之吏寬猛適中卿等
其謹擇之 冬十月丙戌朔日有食之 宰相呂端累

上疏求解罷為太子太保戶部侍郎張齊賢與戶部侍郎參知政事李沆並平章事參知政事李至罷為武勝節度使參知政事溫仲舒罷為禮部尚書樞密副使夏侯嶠罷為戶部侍郎樞密副使向敏中加兵部侍郎參知政事翰林學士楊礪宋湜並為樞密副使 十一月乙未宰相張齊賢李沆入對上諭之曰上下和睦同濟王事忠孝之誠始終如一齊賢曰君為元首臣為股肱上下一體豈有不同其心而能濟國家政事者哉 已

西崇政殿視事至午而罷上自即位每日御前殿辰後復出御後殿視諸司事或閱軍士日中而罷夜則召儒臣詢問得失或至夜分其後率以為常三司上經費之數上曰先帝以財賦國之大本莫不求諸中道而為其永制輔臣曰先帝非止愛人嗇費至於節損服用躬御澣濯之衣蓋前古哲王莫能偕也上初命三司具中外錢穀大數以聞鹽鐵使陳恕久而不進上命輔臣詰之恕曰天子富於春秋若知府庫充羨恐生侈心故不

敢進也上聞而善之

龜鑑曰宋朝之用度所入莫多於天禧祥符之時所出亦莫多於天禧祥符之時宜乎陳晉公不答錢穀之問而曰天子富於春秋若知府庫充溢恐生侈心仁人之言其利溥哉何其簡而切婉而直耶嗚呼丁謂上景德會計錄而封禪定林時上祥符會計錄而天書成則知陳晉公之為遠慮其次則王魏公東南民力竭矣之言猶或庶幾下是如丁林等輩真小人矣可不戒哉

詔置估馬司凡市馬之處河東則府州岢嵐軍陝西則秦渭涇原儀環慶階文州鎮戎軍川峽則益黎戎茂雅夔州永康軍皆置務

已亥咸平二年春正月甲子詔尚書丞郎給舍舉升朝
官可守大州者各一人限一月以名聞俟更三任有政
績當議獎其善舉有贓私罪亦連坐之 二月以太師
贈尚書令韓王忠獻公趙普配享太祖廟庭 上命學
士院召試王欽若及覽所試文謂輔臣曰欽若非獨敏
於吏事兼富於文詞今西掖闕官可特任之即拜右正
言知制誥 已酉上謂宰相曰聞朝臣中有交結朋黨
互扇虛譽速求進用者人之善否朝廷具悉但患行已

之不至耳浮薄之風誠不可長乃命降詔申警御史臺
糾察之 三月命裴莊等分詣江南兩浙發廩粟賑飢
民除其田租 閏三月宰相張齊賢述皇王帝伯之說
上曰朕謂皇王之道非有迹但庶事無撓則近之矣
上以亢旱詔求直言 京西轉運副使朱台符上疏略
曰陛下踐祚以來二年之內彗星一見時雨再愆彗星
見者兵之象也時雨愆者澤未流也今北敵未賓西羌
作梗荆蠻有猖狂之寇江浙多飢饉之民宜設備以禦

之修政以厭之又言農者國之本也其利在粟多兵者
國之命也其功在戰勝方今患在農少而粟不多兵多
而戰未勝農少則田或未墾兵多則財用常不足民利
盡於國國利盡於軍所以民困而國貧也國家養兵百
萬自夏庭逆命軍聲不振一紀于茲將帥不用命而委
任不專士卒驕惰而不習知邊事也又言不任人無以
安邊不安邊無以省兵不省兵無以惜費不惜費無以
寬民不寬民無以致治捨此數事雖有智者不能為計

矣又言簡易者事不黷節儉者財有餘今官吏森羅使者旁午無名之賞賜不急之造作他費百端動計千萬加以教化未甚行廉恥未甚至法有滋章之條吏無惻隱之實上優詔褒答時上封事者不下百數上令近臣閱其可采者取進止 夏四月詔文武羣臣封事閤門畫時進入勿致稽留 河東轉運使宋博言大通監冶鐵盈積可供諸州軍數十年鼓鑄請權罷采取以紓民詔從其請時西北二邊屯師甚廣博經制饋餉以幹治

稱朝廷難其代凡十一年不徙 丙子上謂輔臣曰庶
官中求才幹則不乏詢德行則罕見其人夫德為百行
之本德行之門必有忠臣孝子豈無德行者能全其忠
孝乎又庶官所掌之務多不修舉而捃拾他局利害以
圖進身若能自幹本局則百職不嚴而肅又何患乎政
事之撓瀆哉 張詠知杭州詠既至屬歲歉民多私鬻
鹽以自給捕犯者數百人詠悉寬其罰而遣之官屬請
曰不痛絕之恐無以禁詠曰錢塘十萬家饑者八九苟

不以鹽自活一旦蜂起為盜則其患深矣有民家子與姊夫訟家財壻言妻父臨終此子才三歲故見命掌貨產且有遺書令異日以十之三與子七與壻詠覽之曰汝妻父智人也以子幼甚故託汝倘遽以家財十之七與子則子死於汝手矣亟命以七分給其子餘三給壻皆服詠明斷拜泣而去五月詔天下貢舉人應三舉者今歲並免取解自餘依例舉送當堠奏名朕親臨試上謂宰相曰近覽上封所述頻言風俗侈靡且金至

寶也使之為泥誠亦可惜令有司禁臣庶泥金鋪金之飾違者坐其家長張齊賢請先責大臣之家 上幸曹彬第問疾先是知雄州何承矩奏敵謀寇邊上以問彬對曰太祖英武定天下猶委孫全興經營和好上曰此事朕當屈節為天下蒼生然須執紀綱存大體即久遠之利也 六月戊午武惠王曹彬卒上臨其喪彬性仁恕清謹遜言恭色在朝廷未嘗抗辭忤旨博覽強記善談論被服雅同儒者尤疎財未嘗聚蓄伐二國秋毫無

所取位兼將相不以為等威自異北征之失律也趙昌
言表請行軍法及昌言被劾未得入見彬在近密遽為
上請乃許朝謁彬歸休閉閣門無雜賓保功名守法度
近代良將稱為第一七月上間契丹將入寇以傅潛
為鎮定高陽關行營都部署宰相張齊賢請給外任
官職田詔三館祕閣檢討故事申定其制以官莊遠年
逃田充悉免其租八月判大理寺王欽若上言本寺
公案常有五十至七十道近者三十日內絕無昔漢文

帝決獄四百唐太宗放罪三百九十人然猶書之史冊
號為刑措當今四海之廣萬類之多而刑奏止息逮乎
逾月足彰恥格之化式漸太和之風請付史館用昭聖
治從之 丙寅大閱上謂王超曰士衆嚴整戎行練習
卿之力也丁卯近臣諸軍將校內職皆暢飲詔大閱所
踐民田蠲其租 癸酉樞密副使楊礪卒上謂宰臣曰
礪介直清苦方當任用遽此淪謝甚可悼也即冒雨臨
其喪礪私舍委卷中乘輿不能入上為步進益嗟閔之

乙亥以追封濟陽郡王武惠公曹彬配享太祖廟庭
文惠公薛居正武惠公潘美元懿公石熙載配享太宗
廟庭 冬十月先是福建路不置惠民倉庫部員外郎
成肅請增置焉詔從肅請令諸路轉運司申淳化惠民
之制歲豐熟則增價以糴饑歉則減直而出之 十一
月丙戌合祭天地於圜丘奉太祖太宗並配升壇奠玉
帛訖方詣壘洗再升壇如舊儀 乙未詔以邊境繹騷
取來月暫幸河北十二月車駕發京師次大名府 威

虜軍言契丹來寇出兵擊敗之殺其酋帥初河北轉運使裴莊屢條奏傳潛無將略樞密使王顯頗庇之莊奏至輒不報緣邊告急潛麾下步騎凡八萬畏懦自守敵破狼山諸寨入祁趙出邢洛間朝廷屢督其出師皆不聽丙子詔百官各上封章各言邊事於是工部侍郎錢若水言傳潛領數萬雄師閉門不出坐看戎寇俘掠生民上則辜委注之恩下則挫銳師之氣軍法曰臨陣不用命者斬今若申明軍法斬潛以徇然後擢取如楊延

朗楊嗣者五七人增其爵秩分授兵柄不出半月可以坐清邊塞起居舍人直史館李宗諤言夫將帥者必先觀其取予察其智謀能總千人者委以千人之權能敵萬人者授以萬人之職各守一郡一城分領驍雄爭據要害來則急擊去則勿追又豈須置三路部署之名制六軍生死之命使有材力之士不得施為縱欲立竒功報厚遇為人所制莫可得也

庚子咸平三年春正月己卯朔王均僭號大蜀改元化

順入陷漢州

呂中曰李順之黨方息而劉旰興劉旰之徒方平而王均起何蜀人之好亂也蓋其民勇悍而又狃於僭偽之久故易誘以亂耳然安李順之黨者張忠定也平劉旰之亂者亦張忠定也代以牛冕則王均反牧守其可非人乎張詠使蜀者再真宗曰得卿治蜀無西顧憂趙抃使蜀者三神宗曰聞卿入蜀一琴一鶴自隨為政簡易亦若是耶此為蜀擇詠非為詠擇蜀也為蜀擇抃非為抃擇蜀也

先是范廷召分兵擊敵求援於高陽關都部署康保裔保裔即赴之廷召潛師以遁敵騎圍之數重保裔決戰凡數十合兵盡矢窮救兵不至保裔沒焉敵遂自德棣

濟河掠淄齊而去 傳潛張昭允並削奪官爵潛流房

州昭允通州仍籍沒其家貲先是上駐大名聞驍將楊
延朗楊嗣石普輩屢請益兵潛不之與有戰勝者潛又
抑之繇是大怒令潛等詣行在至則下獄命錢若水魏
庠馮拯案鞫之罪當斬詔特貸其死公議無不憤惋
范廷召等引兵追契丹丁亥至莫州大破之餘衆遁逃
出境遣使奏捷羣臣稱賀上作喜捷詩題行宮壁 王
均攻綿州不克直趨劔門知劔州李士衡與劔門都監

裴臻逆擊敗之均衆乏食還成都 甲午車駕發大名
府上始聞王均反即以雷有終知益州李惠石普李守
倫並為川峽兩路捉賊招安使帥步騎八千往討之
庚子車駕至自大名府李沆為東京留守不戮一人而
輦下清肅 乙巳王均復入成都 二月翰林學士王
旦等三人權知貢舉 樞密使王顯罷為山南東道節
度使翰林學士王旦為給事中同知樞密院事 諸軍
校以次遷補多自陳其勞績者呼延贊獨進曰自念無

以報國不敢更望升擢衆頗嘉其知分贊初為鐵騎都
指揮使從太宗平太原時方決策北征左右因言自此
取幽州猶熟餽翻餅耳贊獨曰此餅難翻言者不足信
也太宗不從卒無功而還君子謂贊麓暴尚能識此武
臣中不可謂無其人也 丙子曲宴近臣於後苑 三
月戊寅朔日有食之 上在大名詔調丁夫十五萬修
黃汴河監察御史王濟以為勞民請徐圖之乃命濟馳
往經度還奏省其十之七宰相張齊賢以河決為憂因

對并召濟入見齊賢請令濟署狀保河不決濟曰河決亦陰陽灾沴所致宰相若能和陰陽弭灾沴為國家致太平河之不決臣亦可保齊賢曰若是則今非太平耶濟曰北有契丹西有繼遷兩河關右歲被侵擾以陛下神武英畧苟用得其人可以馴致今則未也上動容獨留濟問以邊事濟退而著備邊策十三條以獻於是選官判大理寺上曰且擇當官不回者王濟近數言事似有特操可試之以濟權判大理寺

呂源曰王濟以鎮州通判召還自結太宗之知許不時請對繼判登聞院真宗即位多上疏言事命同舊相張齊賢剛定編敕與齊賢爭辨詞氣甚厲至目齊賢為腐儒不知適時之要齊賢再相會選官判大理寺而濟預選未幾以議刑失實停官方濟拔擢而齊賢雖有宿憾且無異論坐事停官宰相豈無心也哉嗚呼左右之臣欲陷人於罪皆有深意人君不可不深察也

禮部上合格舉人甲午上御崇政院親覽入等者賜陳堯咨以下二百七十一人進士及第諸科六百九十七人賜同出身賜宴日以御書褒寵之上連三日臨軒初無倦怠之色所擢凡千八百餘人其中有自晉天福中

隨計者較藝之詳推恩之廣近代所未有也 上以手
詔訪知開封府錢若水備禦邊寇剪滅蕃戎之策若水
上言備邊之要有五 一曰擇郡守 二曰募鄉兵 三曰積
芻粟 四曰草將帥 五曰明賞罰 夏四月李允則知潭
州初馬氏暴斂州人歲出絹謂之地稅及潘美定湖南
計屋每間輸絹丈三尺謂之屋稅營田戶給牛歲輸米
四斛牛死猶輸謂之枯骨稅民輸茶初以九斤為一大
斤後益至三十五斤允則請除二稅茶以三十斤半為

定制會歲飢欲發官廩先賑而後奏轉運使以為不可
允則曰須報必踰月則飢者無及矣不聽明年又飢允
則請以家貲為質乃得發廩賤糶因募飢民堪征役者
隸軍籍得萬人民列治狀請留詔書嘉獎 知益州牛
冕削籍流儋州初張詠自蜀還聞冕代已詠曰冕非撫
衆才其能綏輯予既而果然 五月虞部員外郎馮亮
言饒池江建州歲鑄錢百三十五萬貫銅鉛皆有餘羨
乃以亮為江南轉運副使兼都大提點江南福建路鑄

錢事 九月置羣牧司 王均多為藥矢射中官軍中者必死雷有終募敢死士穴城間道蒙氊秉燧而入悉焚其守具遂克其城冬十月王均自成都突圍走楊懷忠領虎翼軍追之均窮感縊死益州平 命翰林學士承旨宋白等修續通典 十二月令常參官轉對如故事言近訐者亦議優容文不工者許其直致 張齊賢與李沆並相情好不協自負有致君之術每敷奏多不直致議者以為疏闊辛卯日南至羣臣朝會齊賢被酒

上曰卿為大臣何以率下朝廷自有典憲朕不敢私甲

午齊賢罷守本官

呂中曰一相獨任則有專權之私二相並命則有立黨之患然以趙中令權專任重而能與新進之呂蒙正共事以畢士安德尊望隆而能與使氣之寇準共政不惟無分朋植黨之風抑且盡同寅和衷之義而齊賢反與李沆不叶與寇準相傾何耶君子可以知相業之優劣矣

十二月丙寅知兗州韓援上言伏覩近詔舉行轉對在外文武羣臣未預次對者各許上封奏事臣伏覩先帝自端拱以來益勵精為理臣嘗權鹽鐵判官得與本使

上殿奏事一日先帝從容謂臣等曰大凡居職不可不勤朕每見殿庭兵卒剩掃一席地汲一瓶水必記其姓字夫如是則有以見先帝勤勞庶政片善無遺臣又聞治國者在乎遠佞人杜讒口以陛下聰明神智必無驕佚之虞然願固倦燭幽勿使小人乘間而進日謹一日雖休勿休居安念危在治防亂則天下幸甚疏奏召援歸闕授史館修撰 初濮州有盜夜入城知黃州王禹偁以為國家武備不修故盜賊竊發近輔因奏疏曰太

宗時令江淮諸郡毀城隍收兵甲大郡給二十小郡減
五人以充常從號曰長吏實同旅人名為郡城蕩若平
地雖則尊京師而抑郡縣強幹弱枝之術亦非得其中
道也宜令並置本城守捉軍士不過三五百人閱習弓
劍然後漸葺城壘繕完甲冑郡國張禦侮之備長吏免
剽略之虞疏奏上嘉納之

辛丑咸平四年春正月中外官上封事者甚衆詔馮拯
陳堯叟詳定利害以聞 祕書丞查道上言曰朝廷命

轉運使副不惟商度金穀蓋亦廉察郡縣望自今每使
回日先令具任內曾薦舉才識者若干奏糾貪狠者若
干朝廷議其否臧以為賞罰從之 上召西川轉運使
馬亮入朝雷有終既平賊誅殺不已亮所全活踰千人
及至京師會械送為賊所誑誤者八十九人知樞密院
事周瑩欲盡誅之亮言愚民負從者衆餘皆竄伏若不
貸此反側之人間風疑懼一唱再起是滅一均生一均
也上悟悉宥之 二月雨自去冬早上每御蔬食憂閔

切至是日方臨軒決事雨沾衣左右進蓋却而不御

知全州陳彭年上疏一曰置諫官二曰擇法吏三曰簡
格令四曰省官負五曰行公舉 詔學士兩省御史臺

五品尚書省諸司四品以上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
各一人三月兵部尚書張齊賢上言處士种放願以備
賢良方正之舉乃賜放詔及裝錢五萬令京兆府遣官
詣山備禮發遣放辭不至 先是三院御史多出外任
風憲之職用他官兼領乃詔本司長吏自薦其屬俾正

名而舉職壬午以太常博士張巽為監察御史從新制也

呂中曰御史紀綱正自此始蓋監司為外臺御史為內臺外臺之風采振而州縣肅內臺之風采振而朝廷肅以內臺而出外則不惟侵外臺之權亦無以振內臺之綱也故自太宗令轉運兼按察而後外臺正自真宗令御史正名舉職而後內臺正

三月左僕射呂蒙正兵部侍郎參知政事向敏中並守本官平章事中書侍郎平章事李沆加門下侍郎

呂中曰宋朝國初至是三入相者惟趙普及呂蒙正馬皆未嘗為子弟求恩澤

初乾元厯氣朔漸差詔司天監編新厯厯成賜名儀天
參知政事王化基罷為工部尚書以王旦為工部侍
郎參知政事馮拯陳堯叟並為給事中同知樞密院事
薛映梁鼎楊億並知制誥上初欲用梅詢宰相李沆素
不喜詢言于上曰梅詢險薄用之恐不協羣議上曰如
此則何人可沆曰楊億有盛名上乃驚喜曰幾忘此人
召映鼎就試翌日與億並命 審官院初引對京官于
崇政殿遷秩有差京朝官磨勘引對自此始 王欽若

使西川還即日以欽若為左諫議大夫參知政事 上
御崇政殿試制舉人得查道陳越王曙 夏五月翰林
學士朱昂罷為工部侍郎致仕昂有清節淡於榮利初
為洗馬十五年不遷不以屑意非公事不至兩府上知
其素守驟加褒進昂累章告老上不得已從之遣使就
第賜器幣謂輔臣曰昂侍朕左右未嘗以私事干朕今
其歸老可給全俸詔本府歲時省問如有章奏許附驛
以聞又命其子正辭知公安縣使得就養舊制致仕官

止謝殿門外於是上特延見命坐勞問久之令候秋涼
上道復遣中使錫宴於玉津園兩制三省儒臣皆預仍
詔賦詩餞行恩渥之盛近代無比 六月癸卯直集賢
院梅詢上言朝廷遣使減省天下冗吏計省十九萬五
千八百二人請付史館從之

呂中曰去國初未遠而吏之冗至于十九萬五千餘
人何其多耶蓋太祖去在京之吏真宗去諸路之吏
然自是而後吏愈冗而愈不可去矣此
識者有官無封建而吏有封建之說也

王禹偁卒上甚嗟悼之禹偁詞學敏贍時所推重鋒氣

峻厲以直躬行道為已任遇事敢言雖履危困封奏無
輟嘗言吾若生元和時從事於李絳崔羣間斯無媿矣
又為文著書師慕古昔多涉規諷以是不容於流俗故
累登文翰之職尋即罷去焉 秋八月己酉復親試制
舉人得丁遜孫僅何亮孫暨入第四等 上觀稼北郊
咸平初太常丞陳堯佐為開封府推官坐言事切直貶
潮州通判堯佐至州修孔子廟作韓愈祠堂率其民之
秀者使就學時張氏子年十六與其母濯於惡溪為魚

所噬堯佐以謂昔韓愈患鱐之害以文投溪中而鱐為
遠去今復害人不可不除卒使捕得更為文鳴鼓於市
而戮之潮人以此韓愈三歲召還命直史館 九月以
劉士元為南宮侍教南宮北宅有侍教自此始 冬十
月上語近臣曰近者慶州地再震熒惑犯輿鬼可不恐
懼修省知樞密院王繼英曰妖不勝德上曰朕何德可
恃同知樞密院陳堯叟曰陛下克己愛民河防十餘溢
而不決歲復大稔此聖德格天所致也上曰天不欲困

生靈耳豈朕德能感之自此益須防戒 十一月丙子
王顯遣寄班夏守贊馳騎入奏前軍與契丹戰大破之
戮二萬餘人 十二月時靈州孤危詔羣臣議棄守之
宜楊億即日奏以為此虜方黠其財猶豐未可以歲月
破也須廢棄靈州退保環慶然後以計困之爾上訪於
左右輔臣咸以為靈武乃必爭之地苟失之則緣邊諸
州亦不可保上頗然之宰相李沆奏曰若遷賊不死靈
州必非朝廷所有莫若發單車之使召州將部分戍卒

居民委其空壘而歸如此則闕右之民息肩矣閏十二月甲午以王超張凝領步騎六萬援靈州

呂中曰靈州之議當以輔臣之言為是而李沆楊億之言為非綏州之議當以孫全照之言為是而以洪湛之言為非蓋綏州不可城靈州不可棄也故何亮上安邊書曰靈武地方千里表裏山河捨之則戎狄之地廣且饒矣一患也自環慶至靈武凡千里故西域戎狄合而為一二患也真北馬之所生自匈奴獨獫無匹馬南來咸取足乎西戎既剖分為二其右乃西域之東偏甯為夏賊之境其左乃西域之西偏秦涇儀渭之西北諸戎是也如捨靈武則合而為一夏賊桀黠俾諸戎不得貸馬則未知戰馬從何來三患也請築溇樂耀德二城以通河西之糧道靈武居絕塞之外不築此二城為唇齒與捨靈武何異後韓魏

公以亮之
言為然

壬寅咸平五年春正月以張齊賢為邠寧環慶涇原儀
渭鎮戎軍經略使判邠州令環慶涇原兩路及永興軍
駐泊兵並受齊賢節度 戊申田錫權幹當通進銀臺
司兼門下封駁事錫奏臣昨見差張齊賢充經略使曾
致堯為經略判官鄭文寶為轉運使臣讀孫子兵書云
不盡知用兵之害者則不能盡知用兵之利今未喻張
齊賢曾致堯鄭文寶等盡知用兵之利害否若盡知利

與害動無遺策方可委之經略邊事 三月李繼遷攻
陷靈州知州裴濟死之靈州被圍餉道斷絕孤城危急
濟刺指血染奏求救大軍訖不至城遂陷王超等奏班
師上親試進士王曾以下二十八人九經諸科百八
十二人並賜及第 夏四月錢若水上言綏州自賜趙
保忠以來戶口凋殘今欲復城之用工計百餘萬徒為
煩擾絕無所利已罷其役若水復詣闕面陳其事上甚
嘉納初若水率眾過河分布軍伍咸有節制深為戎將

所伏上知之謂左右曰若水儒臣中知兵者也 癸酉
命田錫以本官兼侍御史知雜事仍遣中使諭旨曰卿
每上章疏所司不敢滯留朕皆一一親覽知雜之任朝
廷甚難其人故以命卿仍不妨徐徐撰述或有所見即
具奏聞 五月乙巳屯田郎中判三司催欠司楊覃上
蠲放天下逋欠計八百萬請付史館從之 禮部尚書
溫仲舒兼御史中丞以尚書兼中丞自仲舒始 六月
工部郎中陳若拙知處州若拙前任京東轉運使被召

時三司使缺自謂得之及至授刑部郎中知潭州若拙
大失望因對固辭且言嘗任三司判官及轉運使今守
湖外反類責降上曰潭州大藩朕為方面擇人所委不
在轉運使下輔相舊臣固亦有出典大藩者若拙懇請
不已乃追新授告敕而有此命上謂宰臣曰士大夫操
修必須名實相副若拙貪進擇祿如此固當譴降朕之
用人豈以親疎為間苟能盡瘁奉公有所植立何患名
位之不至也

富弼曰帝王之使人不可不度其才度其才而使之不容辭避則命令重矣真宗用郭贄陳若拙守藩郡各辭其任一固遣一責降誠得使人之術帝王任藩郡守若容辭避則急難能使人乎

李繼遷攻麟州知州衛居實屢出奇兵突戰及募勇士緇城潛往擊賊殺傷萬餘人丁丑繼遷拔寨遁去詔以衛居實為供備庫使 秋七月以錢若水為并代經略使判并州上新用儒將未欲使兼都部署之名而其任實同也 丙辰遣使齎詔就終南山召种放赴闕九月种放以幅巾入見于崇政殿命坐與語詢以民政邊事

放曰明王之治愛民而已惟徐而化之餘皆謙讓不對
即授左司諫直昭文館 十月左領軍衛將軍薛惟吉
妻柴氏無子惟吉有子安上安民素與柴氏不協柴既
寡盡畜其祖父金帛謀改適張齊賢安上詣開封府訴
其事府以間下其事於御史獄柴因訟向敏中賤買惟
吉故第又嘗求娶已不許以是教安上誣告母且陰庇
之上以問敏中敏中言實以錢買安上居第近喪妻不
復議姻未嘗求婚於柴也柴訟益急遂并鞠之乃齊賢

子宗誨教柴為詞鹽鐵使王嗣宗素忌敏中因對言敏中議娶王承衍女弟密約已定上因面責敏中以不直丁亥敏中罷為戶部侍郎齊賢責授太常卿分司西京先是翰林學士宋白嘗就敏中假白金十錠敏中靳不與於是白草敏中制書極力詆之有云對朕食言為臣自昧敏中讀制泣下 侍御史知雜事田錫言臣覩近敕戒勵大臣謂其不守廉隅多置貨產祿厚而不知恥者尚懷歎恨官崇而能自省者豈不憂慙斯乃陛下正

之以知足之訓詞責之以貪饕之顯過又訪聞密院中
書政出吏胥只檢舊例樞相商議別無遠謀戎夷深入
則請大駕親征將帥無功則取聖慈裁斷若其任用則
不失享富貴若令罷免則不過歸班行臣下得優逸而
君上但焦勞勞逸失宜尊卑實為倒置也故陰陽不順
水旱不調法令滋章盜賊多起尚率京城父老與百辟
千官五度十章請加尊號賴聖君英睿以為天不可欺
御劄丁寧示以志不可奪必斷來表深愜羣情由是見

宰相以甘言佞上求聖知不以國計軍機為己任若加
以水旱之灾乘以戎狄之患不知在廟堂者用何知略
總軍兵者作何籌謀 十一月辛丑享太廟壬寅合祭
天地于圜丘因詔三司非禋祀所須並可減省於是省
應奉雜物十萬六千功九萬九千 丙午大雪上謂宰
相呂蒙正等曰昨郊祀之際重陰變晴今茲成禮又獲
嘉雪豐年可期矣 十二月以宰相呂蒙正李沆並兼
門下侍郎舊制三師三公左右僕射平章事並兼兩省

侍郎先是學士宋白梁周翰草二相加恩制書遺忘舊制既而上問白等不能對第請改正宋白等各罰一月俸田錫上言陛下自纂承大位五年于茲矣儲闈未建典冊不行宜速以宗社永寧為大本人心預定為遠圖也

癸卯咸平六年三月辛卯朔田錫言臣伏覩去秋已來霖雨作沴水潦為災雖間檢覆莫知適從今國家為少缺軍兵防備邊戍遂於曹單宋亳陳蔡汝潁之間點集

鄉村揀選強壯得五七萬人訪聞始降宣命指揮只令
在本城防守及至奏聞都數並即抽赴京師何以如此
失信令下民寧無怨望以灾殄之餘寇盜若起適足為
戎狄之利有勞宵旰之懷 夏四月去歲以義軍分隸
州兵之籍於是命張延禧料簡得萬三千餘人立為神
銳神虎指揮常加訓習焉 丙子契丹入寇定州行營
都部署王超逆戰于望都縣副部署王繼忠常以契遇
深厚思戮力自效率麾下躍馬馳赴士皆重創殊死戰

至白城陷於敵 成都闕守朝議難其人上以張詠前
在蜀為政明肅勤於安集遠民便之甲申加詠刑部侍
郎充樞密院直學士知益州民間詠再至皆鼓舞自慶
五月上以王繼忠實戰死丁酉贈繼忠大同節度使
兼侍中錄其子懷節懷敏懷德望都失利上語近臣曰
頗聞有臨陣公然不護主帥引衆先遁者乃命劉承珪
李允則馳驛按問李福坐削籍流封州王昇決杖配隸
瓊州自望都失利上日訪禦戎之策因合兩府會議或

請合鎮定高陽三路兵據衝要或請令三路分兵扞禦
或請以鎮定兩路兵陣於州之北又徙高陽兵於寧遠
軍仍別設奇兵於順安軍控扼發強壯備城彌縫其缺
上總覽而裁定之六月己未朔內出陣圖示輔臣曰鎮
定高陽三路兵悉會定州寇來堅守勿逐俟信宿寇疲
則鳴鼓排戰又分兵出三路以六千騎屯威虜軍五千
騎屯保州五千騎屯北平寨使其腹背受敵又兵八千
屯寧邊軍五千屯忻州扼東西路又曰任人擇才頗亦

難事朕必就其所長而用之魏能性剛張銳善熟故使
佐能孫全照好陵人取其常所保薦者與同事韓守英
素無執守當使闕承翰代之承翰雖無武幹然亦勤於
奉公也其它選用悉皆類此 先是三司各置使丁亥
始并為一使命寇準充三司使兼置副使 以陳恕為
尚書左丞知開封府恕在三司前後踰十餘年究其利
病條例多所改創其從他官也嘗薦寇準可用及準至
三司即檢其前後所改創事類為方冊其曉諭榜帖悉

以新板別書齋詩恕第請署恕一一為署之不復辭準
拜謝去故三司多循恕舊貫自準始也 秋七月復并

三司鹽鐵度支戶部勾院為一 九月司空平章事呂
蒙正凡七上表求退甲辰罷為太子太師封萊國公

是秋募近京強壯補禁衛詔殿前都指揮使高瓊閱習
陣勢 冬十月靜戎軍王能奏於軍城東新河之北開
田廣袤相去皆五尺許深七尺狀若連鎖必能限隔戎
馬詔靜戎順安威虜界並置方田鑿河以遏胡騎 錢

若水卒若水能斷大事事繼母以孝聞上甚悼惜之贈
戶部尚書謚宣靖 詔監司之職刺舉為常頗間曠官
怠於行部將何以問民疾苦察吏否臧自今諸路轉運
使令徧至管內按察 光祿寺丞李永錫奉禮郎王嘉
祐坐交遊非類並責監酒稅嘉祐禹偁子也平時若愚
騃獨冠準知之準知開封府一日問嘉祐曰外間議準
云何嘉祐曰外人皆云丈人旦夕入相準曰於吾子意
何如嘉祐曰以愚觀之丈人不若未為相為相則譽望

損矣準曰何故嘉祐曰自古賢相所以能建功業澤生民者其君臣相得皆如魚之有水故言聽計從而功名俱美今丈人負天下重望相則中外以太平責焉丈人之於明主能若魚之有水乎嘉祐所以恐譽望之損也準起執其手曰元之雖文章冠天下至於深識遠慮殆不能勝吾子也 甲寅有星孛于井鬼大如杯色青白光芒四尺餘凡三十餘日沒上曰朕德薄致茲謫見大懼灾及吾民密邇誕辰宜罷稱觴之會以答天譴 十

二月辛未史館修撰田錫卒錫耿介寡合嚴恭好禮慕
魏徵李絳之為人及居諫署直言時政得失嘗曰吾封
疏五十二奏皆諫臣任職之常也豈可藏副示後謗時
賈直耶悉取焚之臨終自作遺表上覽之惻然曰田錫
直臣也天何奪之速乎若此諫官誠不易得朝廷小有
闕失方在思慮錫之章奏已至矣

呂中曰東坡嘗序其奏議曰田公古之遺直也其盡
言不諱蓋自敵已以下受之有不能堪者而況於人
主乎吾是以知二宗之聖也自興國以至咸平可謂
大治千載一時而田公常若有不測之憂何哉古之

君子必憂治世而危明主明主有絕人之資必輕其臣無可畏之防夫有絕人之資必輕其臣無可畏之防必
易其民此君子所甚懼也

戊寅德音赦天下死罪降一等流以下並釋之除三年
逋租癸巳上親閱逋負名籍釋繫囚四千一百六人蠲
物八萬三千於是將肆赦改元或謂蠲放逋債減除率
斂其數頗多三司必以恩澤太濫虧損國計為言上曰
非理害民之事朝廷決不可行吝於出納固有司職也
要當使斯人實受上賜 甲申日加午雷暴震司天言

占主國家發號布德未及黎庶上謂輔臣曰豈所議赦書小惠未遍上天以雷警朕耶卿等皆盡心講求之

甲辰景德元年春正月朔大赦改元 京師地震癸卯

夜京師地復震丁未夜京師地復震上謂宰相李沆曰坤道貴於安靜京師大衆所聚而震動若此皆朕聽覽不明所致夙夜內省中外之政敢不盡心但慮命令之出或有枉撓沆頓首引咎 李繼遷之陷西涼也都首領潘羅支偽降繼遷受之不疑未幾羅支遽集六谷蕃

士大夫沈曰吾非不知此也然今羣臣皆得升殿言事
封章論奏吾悉見矣至於西北大計薦紳中如李宗諤
趙安仁皆一時英秀與之談猶不能啟發吾意自餘通
籍之子坐起拜揖尚周章失措即席必自論功最希寵
獎此又何足與乎苟免強酬答則世所謂籠罩之事吾
未能也沈自言居重位實無補萬分惟四方言利事者
未嘗一施行聊以此報國耳嘗喜讀論語或問之沈曰
為宰相如論語中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兩句尚未能

行終身誦之可也 戊子陝西轉運使言西面沿邊諸

州於保毅軍內簡集成振武軍四十指揮上曰朕詢于

知兵及詳練邊事者皆云自此立軍邊聲頓振戎人畏

懼不敢侵寇矣 李沆死中書無宰相上意欲擢寇準

乃先置宿德以畢士安為吏部侍郎參知政事士安入

謝上曰未也行且相卿誰可與卿同進者士安因言準

資忠義能斷大事上曰聞準剛使氣奈何士安曰今天

下之民雖蒙休德涵養安佚而西北跳梁未服若準者

正宜用也不閱月遂與準俱相 光祿少卿宗雄監河
陰屯兵雄習河渠利害因領護汴口均節水勢以濟江
淮漕運居十數年三遷將作監不易其任職務修舉朝
廷賴焉 八月己未以參知政事吏部侍郎畢士安三
司使兵部侍郎寇準並依前官平章事是時契丹多縱
遊騎剽掠深祁間小不利即引去徜徉無鬪意準曰是
狃我也願朝廷練帥領簡驍銳分據要害地以備之
宣徽南院使知樞密院事王繼英為樞密使同知樞密

院事馮拯陳堯叟並為簽書樞密院事樞密直學士工部郎中劉師道權三司使公事自後三司除使多用此制知壽州陳堯佐自出米為糜以食餓者而吏民皆爭出米其活數萬人堯佐曰吾非行私惠蓋以令率人不若身先而使其從之樂也先是石保吉求兼相印上以問李沆沆曰保吉因緣戚里無攻戰之勞驟據台席恐騰物議上他日詢之執奏如初其事遂寢及沆卒丙子以保吉為武寧節度使同平章事九月上謂輔

臣曰累得邊奏契丹已謀南侵朕當親征決勝卿等共
議何時可以進發畢士安曰陛下已命將出師委任責
成可也必若戎輅親行宜且駐蹕澶淵寇準曰大兵在
外須勞聖駕暫駐澶淵進發之期不可稽緩上每得邊
奏必先送中書謂畢士安寇準曰軍旅之事雖屬樞密
院益中書總文武大政號令所從出鄉者李沆或有所
見往往別具機宜卿等當詳閱邊奏共叅利害勿以事
干樞密院而有所隱也因言樞密之地尤須謹密漏禁

中語古人深戒若與同列及樞密彰不協之迹則中外
得以伺其間隙實非所便卿等志之 閏九月契丹主
與其母舉國入寇其統軍韃覽引兵掠威敵順安軍魏
能石普等帥兵禦之能敗其前鋒又攻北平寨田敏等
擊走之又東趨保州攻州城不利而北撻覽與契丹主
及其母合勢攻定州王超陣于唐河其輕騎俄為我裨
將所擊乃率眾東駐陽城淀先是寇準已決親征之議
王欽若以契丹深入密言於上請幸金陵陳堯叟請幸

成都上復以問準時欽若堯叟在旁準心知欽若江南人故請南幸堯叟蜀人故請西幸乃陽為不知曰誰為陛下畫此策者罪可斬也今天子神武而將帥協和若車駕親征則敵自當遁去不然則出奇以撓其謀堅守以老其衆勞逸之勢我得勝筭矣奈何欲委棄宗社遠之楚蜀耶上乃止二人由是怨準欽若多智準懼其妄有關說疑沮大事圖所以去之會上欲擇大臣使鎮大名準因言欽若可任乙亥以欽若判天雄軍府兼都部

署初王繼忠戰敗為敵所獲敵即授以官繼忠乘間言和好之利時敵雖大舉深入然亦遣李興等以繼忠書詣莫州部署石普且致密奏一封達闕下上發視之遂以手詔令石普付興等賜繼忠繼忠欲朝廷先遣使命上未許也冬十月繼忠得上手詔即具奏乞早遣使議和好丙午上命樞密院擇可使敵者王繼英言殿直曹利用自陳倘得奉君命死無所避乃授利用閤門祗候假崇儀副使奉契丹主書以往又賜繼忠手詔 己酉

初置龍圖閣待制 契丹抵瀛州城下晝夜攻城知州
李延渥率州兵拒守發礮石巨木擊之死者三萬餘人
傷者倍之竟弗能克乃遁去十一月車駕北巡司天言
日抱珥黃氣充塞宜不戰而却有和解之象曹利用至
天雄孫全照疑敵不誠勸王欽若留之敵既數失利復
令王繼忠具奏求和好且言北朝頓兵不敢劫掠以待
正人上因賜繼忠手詔又以手詔促利用行上駐蹕韋
城羣臣復有以金陵之謀告上宜且避其鋒者上意稍

惑乃召寇準問之準曰今虜寇迫近四方危心河北諸軍日夜望鑾輿至士氣當百倍若回輦數步則萬衆瓦解敵乘其勢金陵亦不可得而至矣上意未決準出遇殿前都指揮使高瓊門屏間謂曰太尉受國厚恩今日有以報乎對曰瓊武人誠願効死準復入對瓊隨入立庭下準曰陛下不以臣言為然盍試問瓊等遂申前議詞氣慷慨瓊仰奏曰寇準言是且曰隨駕軍士父母妻子盡在京師必不肯棄而南行中道即亡去耳願陛下

亟幸澶州臣等効死敵不難破上意遂決甲戌晨發左
右以寒甚進貂裘絮帽上却之曰臣下暴露寒苦朕獨
安用此耶是日次南城以驛舍為行宮將止馬寇準固
請幸北城曰陛下不過河則人心危懼敵氣未懾非所
以取威決勝也高瓊亦固以請馮拯在旁呵之瓊怒曰
君以文章致位兩府今敵騎充斥如此君何不賦一詩
詠退敵騎耶即麾衛士進輦扣陞上遂幸北城既至登
門樓張黃龍旗諸軍皆呼萬歲聲聞數十里氣勢百倍

敵相視益怖駭曹利用自天雄赴敵寨共議和好事議未決乃遣杞持國主書與利用俱還十二月杞入對呈其書復以關南故地為請上曰朕守祖宗基業不敢失墜所言歸地事極無名必若邀求朕當決戰爾實念河北居人重有勞擾倘歲以金帛濟其不足朝廷之體固亦無傷答其書不必具言但令曹利用與韓杞口述茲事可也上又面戒利用以地必不可得若邀求貨財則宜許之是日日食德博州並言契丹已移寨東北去臨

河觀城縣民石興等自敵寨逃歸具言金帥達蘭中矢
死曹利用與韓杞至敵寨敵復以關南故地為言利用
輒沮之且許遺絹二十萬疋銀一十萬兩議始定敵言
國主年少願兄事南朝甲申利用與其右監門姚東之
持國主書俱還丙戌命李繼昌持誓書與東之俱往報
聘利用之再使北也面請歲賂金帛之數上曰必不得
已雖百萬亦可寇準召至語之曰雖有敕旨汝往所許
不得過三十萬過三十萬勿來見準準當斬汝利用果

以三十萬成約而還入見行宮上方進食使內侍問所
賂利用不肯言而以三指加頰內侍入白豈非三百萬
乎上失聲曰太多既而曰姑了事亦可耳及對上曰幾
何曰三十萬上不覺喜甚故利用被賞特厚戊子上作
回鑿詩命近臣和上曰北狄自古為患儻思平憤志盡
議殲夷則須日尋干戈歲有勞費今得其畏威服義息
戰安民甚慰朕懷時王超等逗撓無功唯有終赴援威
聲甚振河北列城賴以雄張云甲午車駕發澶州李繼

昌至敵帳羣情大感悅館設之禮益厚即遣其西上閤
門使丁振奉誓書來上戊戌車駕至自澶州寇準在澶
州每夕與知制誥楊億暢飲謳歌諧謔喧譁達旦上使
人覘知之喜曰得渠如此吾復何憂乎既而曹利用與
韓杞至行在議和準初欲勿許且畫策以進曰如此則
可保百年無事不然戎且生心矣上曰數十歲後當有
能扞禦之者吾不忍生靈重困姑聽其和可也準處分
軍事或違上旨及是謝曰使臣盡用詔令茲事豈得速

成上笑而勞焉

陳瑩中曰當時若無冠準天下分為南北矣然冠萊公豈為孤注之計哉觀契丹之入冠也掠威虜安順軍則魏能石普敗之攻北平寨則田敏擊走之攻定州則王超等拒之圍嵐岢軍則甯宗走之冠瀛州則李廷渥敗之攻天雄則孫全照却之抵澶州則李繼隆禦之兵將若此則親征者所以激將士之用命然所謂親征者在景德行之則可而議者當靖康時有請用真宗故事則不可蓋親征之行必兵強可也財富可也將能擒敵可也若此則分畫明紀綱修法度正一有不然而則委人主以危事曰天子所在兵無不勝此書生之虛論可言而不可行也冠準之功不在於主親征之說而在於當時畫策欲百年無事之計向使其言獲用不惟無慶歷之悔亦無靖康之禍矣我宋之安景德之役也靖康之禍亦景德之役悞之

也景德王師一動而誅韃斃契丹不能渡河也遂使靖康坐守京城而覘敵之不渡河景德不戰而和欲和者敵也遂使靖康坐視敵之深入而獨意和好之可久景德既和詔邊郡無邀敵歸所以示大信也遂使靖康敵人議割吾之三鎮而猶縱敵不追其守不足以為謀其和不足以為信其縱不足以為德準之言至是驗矣

范仲淹曰王文正公旦為相二十年人莫見其愛惡之迹天下謂之大雅冠萊公澶淵之役而能左右天子不動如山天下謂之大忠樞密使扶風馬公知節慷慨立朝有犯無隱天下謂之至直

乙巳景德二年春正月朔大赦 上以河北守臣宜得有武幹善鎮靜者命馬知節知定州李允則知雄州知

節先在鎮州方敵犯塞民相携入城知節與之約有盜一錢者斬俄而竊童兒錢二百者即戮之自是無敢犯者每中使齎詔諭邊郡知節慮為敵所掠因留之募捷足間道而行以達詔旨會發澶魏邢洺等六州軍儲赴定州水陸並進時兵交境上知節曰是資敵也因告諭郡縣凡公家輸輦之物所在納之敵欲剽劫皆無及車駕幸澶淵大將王超擁兵屯駐定州逗遛不進知節屢諷之超不為動復移書謂讓超出兵猶辭以中渡無橋

徒涉為患知節先已命工度材一夕而具上聞之手詔
褒美 省河北諸州戍兵十之五 二月遣使賀契丹
國母生辰 三月上親試進士李迪以下二百四十六
人特奏名五舉以上一百十一人諸科得九經以下五
百七十人特奏名三禮以下七十五人上謂宰相曰迪
所試最優李諮亦有可觀聞其幼年母為父所棄歸舅
族諮日夕號泣求還其母乃至絕葷茹以禱祈又能刻
苦為學自取名級亦可嘉也先是迪與賈邊皆有聲場

屋及禮部奏名而兩人皆不與考官取其文觀之迪賦
落韻邊論當仁不讓於師以師為衆與注疏異特奏令
就御試參知政事王旦議落韻者失於不詳審耳捨注
疏而立異論輒不可許恐士子從今放蕩無所準的遂
取迪而黜邊當時朝論大率如此 初安陽人陳貫喜
言兵咸平中大將楊瓊王榮喪師貫上書言前日不斬
傅潛張昭遠使瓊輩畏死不畏法今不嚴其制後當益
弛請立法凡合戰而奔者主校皆斬大將戰死裨校無

傷而還與奔軍同軍衄城圍別部力足救而不至者以
逗留論如此罰明而士卒厲矣上嘉納之將召試學士
院執政謂瓊等已即罪議遂格又嘗上形勢選將練兵
論三篇於是貫舉進士試殿庭得同出身上識其姓名
曰是數言邊事者擢置第二等賜及第 夏四月王欽
若累與寇準不協還自天雄再表求罷乃置資政殿學
士以欽若為之仍遷刑部侍郎 五月宣徽院使雷有
終侗儻自任能撫士卒宴犒不足則傾私帑給之家無

餘財居數月卒身後宿負猶不啻百萬 殿前都虞候

張凝忠勇好功名善訓士卒賞賜甚厚多以犒師京師

無居第上嘗與近臣論將帥曰選用武臣實難倘未嘗

更歷則不能周知其才太宗所擢甚衆而優待者唯凝

與王斌王憲等數人每賜與絕殊倫輩乃知先帝知人

之明也於是凝卒上甚惜之 詔邊民應募為弓箭手

者給以境內閒田水蠲其租 庚申上親試進士范昭

等五十一人諸科一百九十八人撫州進士晏殊年十

四大名府進士姜益年十二皆以俊秀聞特召試殊試
詩賦各一首益試詩六篇殊屬詞敏瞻上深歎賞宰相
寇準以殊江左人欲抑之而進益上曰朝廷取士惟才
是求四海一家豈限遐邇如前代張九齡輩何嘗以遐
陋而棄置耶乃賜殊進士出身益同學究出身後二日
復召殊試詩賦論殊具言賦題嘗私所習上益愛其淳
直改試他題既成數稱善擢祕書省正字祕閣讀書仍
命直史館陳彭年視其所學及檢察其所與游者 詔

自今諸州官吏雪活得人命者並理為分績 六月上
謂輔臣曰殿前司兵及禁兵老疾者衆蓋久從征戍失
於簡練比因抽移至京師雖量加閱視亦止能去其尤
者今多已召還宜精加選擇雖議者恐其動衆亦當斷
在必行第以契丹請盟西戎納款若即行此則軍旅之
情必謂國家便謀去兵惜費不若先從下軍選擇勇力
者次補上軍亦可鎮厭浮言使衆不惑也其老疾者俟
秋冬遴簡將臣令悉蒐去之 秋七月詔復置賢良方

正能直言極諫博通墳典達於教化才識兼茂明於體
用武足安邊洞明韜略運籌決勝軍謀宏遠才任邊寄
等科

大事記曰漢置賢良科四百年得一董仲舒而已唐
置賢良科三百年得一劉蕡而已我朝此科多得大
才其後也廢賢良
而為宏詞惜哉

益州將吏民庶舉留知州張詠詔褒之始車駕北征詠
慮遠夷乘隙為變欲出奇以勝之因取盜賊之尤無狀
者磔死於市眾皆懾服每訊牒便文久不得判詠率爾

署決莫不允當蜀中喜事者論次其詞總為誠民集鏤板傳布上嘗遣使諭旨曰得卿在彼朕無西顧之憂也

冬十月吏部侍郎平章事畢士安卒車駕即臨哭謂寇準等曰士安善人也十一月丙辰享太廟丁巳合祭天地於圜丘大赦上自散齋即進蔬茹禮畢御樓始飲酒焉以王欽若為兵部侍郎資政殿大學士

丙午景德三年春正月始置常平倉於京東西河東陝西江淮兩浙計戶口量留上供錢自千貫至二萬貫令

轉運使每州擇清幹官主之專委司農寺總領三司無
得輒用大率萬戶歲餘萬石止於五萬石或三年以上
不經糴則回充糧廩別以新粟補之 二月權三司使
丁謂等言唐諸州長吏職當勸農乃請少卿監刺史閭
門使已上知州者並兼管內勸農使餘及通判並兼勸
農事諸路轉運使副並兼本路勸農使詔可勸農使入
銜自此始 馮亮為淮南江浙荆湖制置茶鹽兼都大
發運使都大發運使司自至道末省之及是復置 契

丹既和寇準頗矜其功上待準極厚王欽若深害之一日會朝準先退上司送準欽若因進曰陛下敬畏寇準為其有社稷功耶上曰然欽若曰城下之盟雖春秋時小國猶恥之澶淵之舉是盟於城下也其何恥如之上愀然不能答由是上顧準稍衰準在中書喜用寒峻每御史缺輒取敢言之士他舉措多自任嘗除官同列屢目吏持例簿以進準曰宰相所以器百官若用例非所謂進賢退不肖也因郤而不視戊戌寇準罷為刑部尚

書以王旦為工部尚書平章事旦入謝上謂曰寇準以
國家爵賞過求虛譽無大臣體罷其重柄庶保終吉也
既而命準出知陝州己亥馮拯為兵部侍郎王欽若為
尚書左丞陳堯叟為兵部侍郎並知樞密院事趙安仁
為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韓崇訓馬知節並簽署樞密
院事 四月命使六人巡撫益利梓夔福建等路所至
存問父老疏決繫囚按察官吏能否民間利害以間時
屯田員外郎謝濤使益利路及還舉所部官三十餘人

宰相以為多濤乃歷陳其治狀且願連坐奉使舉吏連
坐自濤始 五月朔司天言日當食上避正殿既而陰
翳不見上語宰相曰此非朕德所致但喜分野之民不
被其災耳 司天奏周伯星見羣臣上表稱賀知雜御
史王濟曰瑞星實符聖德然唐太宗以家給人足豐年
為上瑞臣願陛下日謹一日居安慮危則天下幸甚上
嘉納之 趙德明遣其兵馬使賀永珍來貢馬 六月
知制誥朱巽上言朝廷命令不可屢改自今更張法制

者請先付有司議其可否苟罔辨是非一切頒布恐失
謹重之道上謂宰臣曰此甚識治體卿等志之 秋七
月知益州張詠歲滿以任中正代之在郡凡五歲遵詠
條教人用便之宰相王旦初擬中正代詠議者多云不
可上亦詰旦旦曰非中正不能守詠規矩他人往則安
有變更矣 八月上謂王旦等曰凡裁處機務要當知
其本末朕每與羣臣議事但務從長雖言不盡理亦優
容之所冀盡其情也 九月御崇政殿親試賢良方正

直言極諫錢易石待問並入第四等 丁卯趙德明遣
劉仁勛來進誓表請藏盟府且言所乞回圖及放青鹽
之禁雖宣命未許然誓立功効冀為異日賞典也冬十
月朔以趙德明為定難節度使封西平王

丁未景德四年春二月上謂輔臣曰前代內臣恃恩恣
橫蠹政害物朕常深以為戒至於班秩賜與不使過分
有罪未嘗矜貸王旦等曰陛下言及此社稷之福也內
侍史崇貴嘗使嘉州還言有知縣王姓者貪濁有佐官

名昭度者廉幹乞擢為知縣上曰內臣將命能探善惡
固亦可獎然以其密侍局禁便爾賞罰外人未為厭伏
當須轉運使審察之

富弼等釋曰人主聽納不可不謹若容片言之欺小
則係一人之榮辱大則係天下之利害安危可不謹
哉謹之之術惟在防微防微之術莫若左右之言不
及也真宗不以一內侍臣言進退官吏聽納之道謹
之至
矣

癸酉詔就西京建太祖神御殿 又置國子監武成王
廟 三月以曹瑋為西上閤門使賞其扞邊之功也瑋

在鎮戍嘗出戰小捷乃驅所掠牛羊輜重緩還敵兵去
數十里間瑋利牛羊而師不整遽還龍哀之瑋行愈緩得
地利處乃止使人謂之曰蕃軍遠來必甚疲我不欲乘
人之怠請休憩士馬少選決戰良久瑋又使人諭之曰
歇定可相馳矣一戰大破敵師徐謂其下曰吾知敵已
疲故為貪利以誘之比其復來幾行百里矣若乘銳便
戰猶有勝負遠行之人若少憩則足痺不能立人氣亦
闌吾以此取之 四月宰相王旦因對言淮南權酷競

以增蓋課利為政煩擾特甚上曰此特官吏務貪勞績
不卹民困朕甚閔之乃詔三司取一年中等之數立為
定額自今中外勿得更議增課以圖恩獎 五月上與
輔臣言及朝士有交相奏薦者王旦曰人之情偽固亦
難知或言其短而意在薦揚或稱其能而情實排抑唐
劉仁軌嘗忿李敬玄異已乃稱其有將帥才而敬玄卒
敗軍事上曰若然則險偽之輩世所不能絕也 戊申
詔以鼓司為登聞鼓院登聞院為登聞檢院諸人訴事

先詣鼓院如不受詣檢院又不受即判狀付之許邀車
駕上謂王旦曰車駕每出詞狀紛紜洎至披詳無可行
者故有此更置焉 乙丑詔曰有上封而論事輒乞留
中而無名多涉巧誣頗彰欺詆自今文武羣臣表疏不
得更乞留中事涉機要許上殿自陳如或舉奏官吏能
否亦須明上封章當行覆驗先是上謂王旦曰臣僚升
殿奏事劄子有不列已名請留中者皆言人之短發人
之私苟偏聽之即不可信若顯行之又重違其意比令

杜鎬陳彭年檢上封密諫故事可著條約并警有位令
各舉其職乃降是詔 是月初置雜賣場 閏五月御
崇政殿試賢良方正陳絳史良夏竦先是上謂宰臣曰
六經之旨聖人用心今策問宜用經義參之時務因命
兩制各上策問擇而用之絳竦所對入第四次等 六
月司天言五星當聚鶉火既而近太陽同時皆伏按占
云五星不敢與日爭光者猶臣避君之明也望付史官
以彰殊事從之 庚申王欽若以五星聚東井慶雲見

奉表稱賀詔付史館 是月徙敏中知河南府兼西京
留守司事嘗有僧暮過村民家求寄止主人不許僧求
寢於門外車箱中夜有盜入其家自墻上扶一婦人并
一囊衣而去僧見之遂亡去走荒草間忽墜罾井則婦
人已為人殺先在其中矣明日主人執以詣縣掠治僧
自誣云與子婦姦誘與俱亡因殺之投井中暮夜失足
亦墜井獄成獨敏中以贓不獲疑之引僧詰問數四僧
乃以實對敏中因密使吏訪其賊吏食於村店店媪問

之曰僧某者其獄如何吏給之曰昨日已笞死於市矣
嫗歎之曰彼婦人者乃此村少年某甲所殺也吏曰其
人安在嫗指示其舍吏掩捕獲之案問其服并得其贓
一府咸以為神 初知宜州劉承規御下嚴酷六月乙
卯軍校陳進因衆怨鼓譟殺承規乃推判官盧成均僭
號南平王甲戌詔曹利用張煦張從古張繼能薛顏等
合勢攻討賊中能束身自歸者並放罪 黎龍廷自稱
權安南靜海軍留後遣其弟明相來貢辛巳授龍廷靜

海節度使交趾郡王賜名至忠又追封黎桓為南越王
復置諸路提點刑獄官仍以使臣副之 八月置羣
牧制置使命堯叟兼之 賜孔子四十六世孫聖佑同
學究出身聖佑延世子宜孫也 置龍圖閣學士以杜
鎬充職 九月諸路皆言大稔淮蔡間皆言麥斗十錢
粳米斛錢二百 賊圍象州久不克曹利用等以大軍
趨救之陳進獨率眾來拒直犯前軍前軍持掉刀巨斧
破其標牌內侍史崇貴登山大呼曰賊走矣急殺之賊

心動衆遂潰盧成均始挈其族來降遂斬進并其黨
十一月殿中侍御史趙湘請封禪上拱揖不答王旦等
曰封禪之禮曠廢已久若非聖朝承平豈能振舉初王
欽若既以城下之盟毀寇準上自是常怏怏他日問欽
若曰今將奈何欽若度上厭兵即繆曰陛下以兵取幽
薊乃可刷此恥也上曰盍思其次欽若曰當為大功業
鎮服四海誇示戎狄也上曰何謂大功業欽若曰封禪
是矣然封禪當得天瑞天瑞安可必得前代蓋有以人

力為之陛下言河圖洛書果有此乎聖人以神道設教
耳上曰王旦得無不可乎欽若曰臣請以聖意諭旦旦
俛俛而從上他日晚幸秘閣惟杜鎬方直宿上問曰所
謂河圖洛書果何事耶鎬不測上肯漫應曰此聖人以
神道設教耳上由此意決遂召王旦飲於內殿歡甚賜
以尊酒既歸發視乃珠子也旦自是不復持異天書封
禪等事始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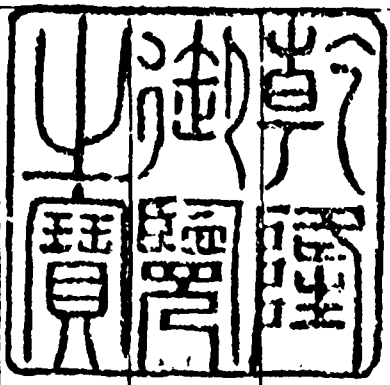
龜鑑曰謬哉神道設教之言何其敢於自欺如是耶
若呼萬歲者三若有景光者十二武帝之感於文成

五利青史載之至今為天下笑且天無言安得有書
今之詐又甚於文成五利矣吾誰欺欺天乎自是丁
謂則以大計有餘而投之惟演則以獻祥符頌而順
之朋邪翼設相率為欺聖明天子鮮有不為之感然
而天瑞安可必得之言王旦得無不可之論聖心明
知其非雙鶴飛舞之奏帝曰文則文矣恐不為實遽
令易奏是帝之心蓋已燭破其奸而不可以惑之也
卒至姦人得以售欺而王旦諸賢亦且俛首順從而
無異議者或者以邊事方定人心未寧將假是以鎮
撫之耳而況岱山之封出於兗州父老之請天子嘗
止之曰大事不可輕議汾陰之祠迫於河中父老之
進說天子亦以地遠人勞為戒則是行也亦非天子
之本心當是時周起有諫知節有諫孫奭又數數有
諫下至草澤之士亦以持盈守成其道尤難為戒莫
不優容而嘉納之奉天有述矣以庶民而並名祥瑞
有論矣與勤政而偕作真誠感格瑞以類至圖復包

義策授黃帝自昔亦皆有之恐亦不得盡以為偽也

辛巳雨雪上謂王旦等曰今瑞雪盈尺來歲禾苗應有望也賜近臣宴上作瑞雪詩令三館即席和進 十二月上初嗣位即詔諸路勿以祥瑞來貢禮部言福應之至以顯盛猷雖睿德謙沖務於自損若史臣不記來世何觀請止報省闕史館奏可 先是上問輔臣以天下貢舉人數王旦曰萬三千有餘約常例奏名十一而已上曰若此則當黜者不啻萬人矣典領之臣必須審擇

晁迥兢畏當以委之且曰滕元晏於士大夫間少交遊
 上曰今當以朱巽代周起知舉令起與元晏同掌封印
 事於是命晁迥朱巽王曾陳彭年同知貢舉命周起滕
 元晏封印舉人卷首凡禮部封印卷首及點檢程試別
 命官皆始此



宋史全文卷五